

T 3150/1469.83

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5 1941

解州全志卷之十三

夏縣

藝文

重立司馬溫公神道碑記

金王廷直

司馬溫公於有宋熙寧閒致君澤民成人行已文章政事豐功碩德炳炳烺烺著於天下昭於後世前賢述之備矣公薨於元祐之初歸附先隴神道一碑奉詔撰寫者實學士院承旨眉山蘇公也迨至紹聖閒遭姦諛之譖愬蔽主上之聰明以公輩爲黨遂仆其碑而磨其文延及靖康乃復全官爵欲再立碑而未暇迄今五十餘年埋之深土毀滅朽漫不傳於世甚可傷悼然天眷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德恐後世之弗知乃生杏樹一株於碑座龜趺之側蟠枝蟠屈周映交圍雖畫工之巧有不能傳繪者噫碑座之龜爲杏所護惜覆密蓋神物之所守持也廷直自皇統戊辰秋八月行令夏臺下車之初首謁墳所酌酒屬文而弔之問諸守墳僧圓珍具道始末因仰天而噓臨風灑淚拂其泥涂觀其字碑而嘆曰斯文不重摹何以洗世民之汚斯碑不再立何以慰人鬼之泣歸而謀諸僧訪尋舊本乃於公曾姪二孫曰作曰通家得之因募邑僧法洪率闔邑僧院各出羨餘共成雅事命工刊摸欲扶其碑工者白其墳僧曰審其碑面穴隙已不可鐫

磨轉視碑陰則斜裂破碎閒實以土分而爲二決不可立想見初仆碑時爲無知輩自龜而上椎撲所致而然也欲再別尋石於諸山倉卒之際定不能致數日深思而無謀公族姪孫曰綺者與僧匠見白曰不若橫碑作小段而摸立之則何如斯則龜杏不損後人亦知其異焉因收碑而爲四額一跋一共成六石使後人摸而合爲一亦可分而爲六於是不恤羣議斷然行之使公家子弟他日顯拔或後來令長有特達之義問山選石磨鉅碑而載刻於初龜之上則其本尚在可以重興廷直不能無待於後來也嗚呼天之將喪斯文也使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初毀公之德而仆之者今則其奈碑何天之相之厥有自哉已而詢之僧曰其碑摸列將何所立乎圓珍稽首作禮面公之墳焚香正色誓而告廷直曰當出私帑於墳院法堂之後特設一堂中設公像周圍置朱龕以立之以報溫公之恩遇一以報祖師之傳法一以報信友協助之賜一以報縣令勸成之力專置巨碑號曰溫公神道碑堂乃圓珍之用心也廷直壯其志喜其言乃命筆而直書之以垂不朽

禹王廟記

元 歐陽元

盛德必百世祀有廟則人心萃所由來尚矣在昔唐虞之世澤水橫流民無底居而天下幾不國矣大禹出而治之然後九州以平五行以順而民生衣食於藝倫攸叙之中迨於今幾四千年矣所謂盛德當祀宜與天地相爲無窮也安邑夏后氏之故都邑之人尤重事禹後魏分其東爲夏縣邑之故墟存焉上有大禹廟四楹創始歲月莫有記者且隘陋弗稱歲久將傾泰定甲子初靜海縣達魯花赤瑞著致仕家居爰咨於衆合謀新之時主廟事臺可明與邑人薛政實相其事於是人心翕然富者輸財強者輸力羣材鱗集五工程能旣底法矣

廟成有日而瑞著卒遂中寢邑士劉思義慨然曰大禹功德不可忘也瑞著之志不可以不成迺論於衆而出已資以竟其功聞者以勸財力裕如迺荒度故殿址廣植八楹殿之北復作四楹以塗山后配焉左右翼以邃廡嚴恤宏敞信足以萃人心祀盛德矣而思義又卒其子大有能繼父志自大禹而下舉像焉樊君益吉邑佳士也至正甲申秋應江淞行省辟來武林迺狀其顛末徵予以記之昔聞龍門之水噴薄激越聲如萬雷意其疏鑿之初其功殆與神明侔也歷代廟祀固宜在焉然安邑山川形勢則大行王屋箕山三門在其東龍門壺

口在其西其陽則雷首汾陰其陰則平陽霍岳也邑大夫士庶歲時則具牲牷舉粢盛潔酒醴登於廟而左右瞻顧其隨山刊木跋履險阻舟車橈楫之載疏鑿排決之勞膚肢胼胝過其門而不入者可想像而見也傳曰見河洛而思禹功况其故都實治水之功所在而朝覲謳歌歸於吾君之子之地其感人思深矣是尤宜爲廟食之所在也乃爲歌詩九章補九功之歌以遺夏人俾刻於麗牲之石而歌以侑祀云天地攸產非水不生或失其維物受其殃以淡以灑迺清迺平於皇時功永言不忘維昔洪荒茹毛飲血燧人氏作俶載烹飪澤水旣

解州全志 卷之三
平民出昏墊奏艱奏鮮以炊以烝惟木之生惟民之材
洪水湯湯或翳或菑水功告成乃苞乃條斧斤時登民
用以優陰陽之精山岳之英乃生五金用冶而成鼎兮
象物國器以利荆揚三品厥貢惟貴維土厚德萬物攸
載九埜旣平旣宅旣藝於皇聖功萬世永賴天地之德
爰在稼穡立我蒸民莫非爾極勞而不伐爰暨於稷洪
菑治兮洛書呈兮皇建極兮正民之德兮民有欲兮亦
孔之衆兮通百貨兮斯利其用兮八政之疇食貨其首
養豐於老罔匱於少民生斯厚兮

司馬溫公像記

李穉賓

解州夏縣爲晉寧屬邑乃宋朝司馬溫國公之故鄉也
縣西三十里曰鳴條岡卽公之先塋縣學之左祠堂在
焉郡人祀之香火不絕於今三百年矣兵燼之餘堂固
在而像貌不存皇朝廷祐六年河東僉憲野仙不華公
按臨至縣拜謁祠下仰而歎曰有堂而無像於人何所
瞻仰於典禮蓋有闕焉縣尹李侯榮祖聞其言退而謀
於縣之耆舊皆曰此固邑人日夜所不忘而不敢請者
也侯旣有命敢不竭力以從事於是施財命工選日興
役不閱月而塑像煥然一新慶成之日人大和會遠近
聞者相率而來觀之莫不咨嗟歎息如公復生以手加

額至於流涕不減前日自洛赴汴之時也邑之人歲時祭享來拜堂下仰而瞻公清古嚴厲之容俯而讀公所著資治之書如公在世而親炙之莫不修身慎行不敢爲非風俗一變皆爲君子之儒此則邑宰李侯之意也豈不美哉請書此於石以俟

重修巫相墓記

明姜洪

國家著令凡先朝聖賢祠墓圯廢者令有司修葺給近民一戶復其役供守護灑掃洪與丞二三小臣辱守茲土夙夜祇慎奉若成憲首訪先賢生其地有商賢相巫咸巫賢墓年遠爲民所侵環堵僅一畝榛莽蒙密荒廢

甚弗稱欲加修葺按通鑑綱目集覽又謂巫咸本吳人塚在常熟西海隅山上其子賢亦在焉則二處所葬可疑乃詢諸故老及鄉之賢士大夫皆曰以理及時論巫氏父子恐非吳人或集覽有誤耳若以集覽之說爲正竊觀其中間記載山川人物出處亦多可疑如唐陽城韓昌黎文集中載其北平人隱居中條山柳谷集覽謂柳谷口在張掖郡今按張掖在涼州之域唐德宗時皆没入吐蕃恐非城所隱處又如秦王世民與秦主舉戰於高塘在今大都路霸州保定縣今按薛舉據隴右唐帝關中所爭高塘當在秦隴之間若保定則在燕南時

爲竇建德所據相去甚遠凡此類者皆莫可知竊恐以巫氏爲吳人其誤亦類此况邑民至今號其里曰商相山曰巫咸谷曰巫谷又歷代增加修葺宋崇寧間因禱雨有感邑民以聞詔錫侯爵墓前石獸尚存國朝洪武初有斷碑可証則巫氏爲夏縣人者有足徵無疑也於是諭民返其侵地剪薙榛莽植以松栢垣墉旁周置民守護又別立廟在學宮左與宋司馬光唐陽城同祀焉於戲洪才學不力罔有聞知固不敢妄有臆度輕肆矯誕以議古人之事亦不敢怠廢厥職棄蔑先賢以遺邦家之羞姑記修葺歲月以俟後之博雅君子載考焉

重修陽公廟記

前人

夏縣治之南十里條山之下柳谷之口地曰陽公鄉卽唐諫議大夫國子司業道州刺史所隱處也舊有陽公廟年遠遭兵燹明宮齋廬蓋瓦級磚皆蕩然無遺惟廟址尚存敗垣四周民尚不敢侵洪以罪居夏縣一日至其地見荒廢弗稱公暇會僚吏黃髮耆艾及野夫版尹謀欲作新僉曰可乃召衆工計度板幹柱礎甃甍共用若干數諏日皆會祠下使各以其器用攻其役中爲正室及安神棲翼以兩廡以爲齋庖闢垣墉階序俾其廓大慎鍵閉管籥謹其闢闔越再月而落成民皆請鑱諸

廟石以記之於戲公爲唐室直臣居諫職言事務舉大體不瑣細故在職頗久不言誠有所待而爲昌黎韓公遽作爭臣論以諷亦不屑意是時公死諫之心已在龍逢比干之上矣一日陸宣公贊爲奸臣裴延齡讒毀德宗之怒決裂不可救諸諫官皆錯愕莫敢言公獨上疏極論之卒使陸免於死裴不果相有功於唐也大矣後竟爲延齡所疾落職爲國子司業又因送生徒薛約坐貶道州刺史在州十餘年不量移竟死貶所然則公之節義平居之時若迂緩而不見其可畏一旦義激於心則奮迅激烈而不可遏雷霆震擊而不動太山壓前而

不瞬終身廢放死無所憾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真可謂不負諫職而爲世之烈丈夫也哉故鄉人重公節義立廟於所居之地歲時伏臘致祭祀通肸鬻焉公名城字亢宗按唐史夏縣人隱居柳谷韓昌黎柳州文集又云家於北平隱於條山則公家世固北平隱居夏縣久遂爲夏縣人公之行實則別有傳在天下後世不磨茲不載

巫公祠記

張孟

惟書曰在太戊時巫咸又王家又曰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巫賢巫咸子也則巫咸父子世爲商輔相矣而巫

咸尤見諸子百氏書夏邑有山曰巫咸頂志以巫咸隱於是爲名頂故有巫咸祠惟遺甓焉而莫知其所始山麓有廟尋廢蓋宋崇寧間邑大旱禱巫咸而雨請於國賜封王號見斷刻云洪武八年冬縣令閔育等卽其頂作新祠而以巫賢侑惟巫咸古賢臣也生而爲治功在王室沒而爲神澤及後世矧能出雲爲風雨而民以望歲者望之其可謂靈也矣是宜食享其土不誣乃爲作迎享送神詩使敬祀之而以記其成焉詩曰巫山兮巉巉神隱兮中巖神去兮千古盍蹇兮我土神化兮爲雨風雲兮上下吁我民兮匪神何怙山雲兮浮浮神宅兮

山之幽神降兮我留于荐兮我羞我享兮以雩匪鍾鼓兮爲娛吁願與民兮不渝神享兮何之風雨兮其馳神我兮不違我望兮以思吁樂年歲兮惟神自茲

積德事狀

司馬相

司馬氏之先本程伯休父之後秦漢以上世系綿遠不可考矣晉安平獻王孚出封河內唐宋間徙居夏之高堠里故文正公封温國上自天章以至高曾皆如其官係所自也公子康生植植生伋官禮部侍郎扈從至越子孫皆從之未幾卒於行寓卜葬山陰之亭山時方流離其從行者因家弗克卽還焉胡元僭竊隱處草茅亦

不獲復至夏矣迨我國朝褒崇道學旣使從祀孔廷仍錄其後百凡繇差不使與編氓伍訪之夏無人焉廼移文於浙有司遵守如故十一世孫竹上請立廟專祀蓋始有瞻依矣竹之子恂發解京闈初任禮科給事中封王潞州獲一展墓從弟軫時在國子助教欲與俱來弗得其子聖以行人至焉意猶未愜復命次子塚入夏取裴女補邑庠生以守祠墓不久塚以軫喪去遂不果來又數十年相筮仕刑曹丙戌冬奉命決獄畿輔馳入灑掃自恂及相凡四至耳蓋水木本源亦皆在念但天各一方艱難迢遞此涑水稽山空望南北而纍纍世塚列

叢棘中士大夫過之有雲仍已盡之嘆矣嗚呼可不爲之寒心哉邇惟文運日昌當道者懋隆祀佳城改觀神樓儼若相始瞻拜誠歿存所均感也後贈開國伯宣議大夫數傳而以八音紀名至相則從木而八音始盡上距溫公凡十有五世矣卽今見存食指在紹興及遷改廣右貴陽者不過百數計殊未蕃衍恂別號白賁官國子祭酒兼詹事府詹事軫別號端齋終於助教聖別號思菴提學南畿終於福建副史塚未第卒國朝以官守弗得至者曰符曰壺曰學曰公輕皆鄉貢士也相灑掃還僉謂不可無紀姑紀其事如此

積德之什

呂 柟

積德之什贈菲泉司馬邦柱祭其先溫國文正公還京之作也菲泉溫公之十五世孫宋南渡時遠祖侍郎伋舉家自汴京遷浙之山陰自是不歸夏者十世矣於是北人以司馬氏爲無後南人以山陰氏爲失祖菲泉子卯髦讀書卽悵然曰吾家涑水之舊夏甸之豪而晉宗室司馬孚之裔也至吾祖溫國公直道殊勲冠絕宋代乃吾積滯江邊不能一還反不若異姓者之歸賜張謙何邪此其痛心裂骨蓋二十三年矣旣舉進士仕刑部則曰相謁祖有日矣還夏有期矣至是果求便差日夜

馳詣夏縣遂舉丁亥元日之祭越二日柟及蒲守前光祿少卿南畹華君叅謁巡按南厓沈公沈公謂予二人曰菲泉自夏卽過運城二君可遲會焉予曰此柟夙昔所願見之人也往年巡按內濱初公營新溫公之祠謀遷司馬之後勞動萬狀柟備聞之以爲菲泉子旦夕來也不意今始至乎越明日而菲泉來容貌古樸心神開朗一握手卽忘形骸出肺腑契如金蘭戚若骨肉初公查獲在官水田百餘畝籍之官版以爲祭需俟司馬氏後至而歸之南畹子曰菲泉其定居矣時再不可失事在不可疑菲泉子曰相豈爲此田來哉予遂嘆曰果若

古語非聖賢子孫何有此言司馬氏其中興乎於是南
厓公夜讌諸水蘖堂日讌諸海光樓極談笑忘昕夕以
爲復見小司馬矣又明日予讌諸觀德堂酒半北登尊
經閣是日山川濛濛雨雪霏霏四啟軒窗縱覽風煙西
望虞坂東眺岳陽前指鳴條俯臨嵯海南厓公曰此非
菲泉子之高埃里家耶夫其千里馳驅百年懷思尊祖
敬宗不啻卜子所謂大夫及學士者矣斯行也不可無
言以贈予詩南畹詩判可爲序又明日南畹讌諸河東
書院燭跋矣予請名題焉南厓公曰今夫司馬氏之散
處江南者不啻數百輩於温公乃無能念之者卽有念

者乃無一能至之者卽有至者乃無一能肖之如吾菲
泉子者斯題也日象賢菲泉子曰相無微子之材而先
人不敢比殷湯予又請題日光裕菲泉子曰此復犯先
諱矣是時菲泉攜有元日祝辭中有温公常言積德冥
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予曰卷其以積德題乎南
厓公曰然若冥冥中無德之積安能使十四五世之雲
初如吾菲泉者至是乎若子孫計不長久安能使四五
百年之墟墓如吾温公者至是乎予嘆曰果哉始與温
公之道讐者安石也繼世以與温公之道讐者惇卞檜
輩也聞其今子孫有改譜系易宗派如古別族於太史

之輔果者矣天人不遠古今如鑒可於司馬氏及四氏者驗也且夫温公道未盡行而殂以其世之非辰也菲泉學方滋茂而顯值其時之正清也吾知凡温公之厄蓄於宋代者將俾菲泉畢發之於今矣不然方起大名之夕夢公授袖中簡者何也於是南厓公及南畝皆曰此可以題曰積德之什矣

舊志知縣高奎論曰按宋季金虜挾温公姪孫兵部侍郎朴北去悉取其孥趙忠簡爲匿其長子倬於蜀因家叙州後高宗南渡公曾孫吏部侍郎伋從遷因家會稽並夏縣之族分爲三矣弘治間舊志謂公之

子孫舉家自夏南遷殆未之深考也在夏子孫今時猶有存者王廷直重立温公神道碑記可見迨元季不知所終在越者元時隱居不仕入國朝自恂至相凡四至夏如積德什所云相將還夏定居以大獄事執法忤當道解組弗果相子曰初登嘉靖癸丑進士擬成先志筮仕巴陵卒相之季子祉初之子曄晰賚公影神誥勅並公手筆者英會圖狀元涇野呂公手書送相還京積德之什諸名公題咏手卷自浙來夏蓋遵相之遺意也晰至夏營田宅締子女婚姻爲定居計且白諸當道修祠墓舉廢祭而夏復有司馬氏

角水全志 卷之三
焉若冥冥中無德之積安能使十六七世之雲仍不
遠數千里間關抵夏而綿其蒸嘗若是乎此二篇蓋
司馬氏還籍于夏之張本也故志之

重修温公祠記

前人

夫夏廼宋司馬温國文正公故里也墓在城西鳴條崗
高堠里高宗南渡子孫盡室遷浙之山陰蜀之叙州矣
元大德間張式始祠公於夏學之左延祐間李榮祖作
塑像歲時有司致祭然規制隘陋歲久屋敝至使先生
像貌皆被雨淋漓巡鹽潛江初公按部至夏憤然興懷
見所居察院深邃而松栢茂密則曰是非棲神所耶卽

欲移祠先生焉及與巡按馬公清戎儲公會議遂改祠
於縣治東北其基南北二十有六丈東西十丈正廳五
檼前東西廡各三檼廳之後正寢一五檼其東西廂各
三檼廳之南中爲二門三檼左右爲角門各一檼又南
建坊以爲大門而周垣高廣視舊祠殆十倍焉其費皆
初公發縣贖罪金二百餘兩他無所取蓋恐厲民非先
生所安耳外又考得官地水田九十畝則以實簿正祭
祀將候他日司馬氏後至而歸之也且落成公謂枹宜
有記而夏縣單君文虎實受委理又懇問焉於戲先生
之道感天人存誠一者蘇子嘗言之其致用之德庶幾

乎仁明武者余嘗言之昔者神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
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惟此一人
斯則天子慕之矣先生自洛赴闕庭衛士見之皆以手
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
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斯則國人慕之矣海內
傳誦以爲真宰相雖田夫野老皆號司馬相公婦人孺
子亦知其爲君實斯爲天下慕之矣遼夏遣使入朝與
吾使至虜中者必問先生起居及爲相遼人勅其邊吏
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斯則夷蠻戎狄慕
之矣豈非其所謂誠一仁明之著邪而况於至其邑里
者哉夫龍鳳之爲物人固知敬且慕平居則或談笑而
道之及臨其淵撫其巢龍鳳雖往而傾羨注嘆之情視
平居尤甚也夫夏其司馬氏之淵巢乎至其祠有不動
六陽九苞之懷者哉且初公至晉卽委柙校刊先生之
傳家集矣斯舉也又非止臨淵巢而嘆龍鳳者也里之
英傑俊髦宜知所向往而不可後矣馬公名錄字君鄉
信陽人正德戊辰進士儲公名良材字邦掄襄陽人丁
丑進士公則諱杲字啓昭嘉靖辛巳進士蓋以巡鹽數
至先生之邑里者也

修復温公碑祠記

前人

御史朱君士光巡鹽河東至則先適夏縣鳴條岡之涑水鄉敬謁溫公之墓及其世家拜於祠下祠二一祀公之父待制池暨公一祀公之子右正言康祠皆卑隘其前又障以僧寺士光弗是也乃遵詔例命夏令榮察鼎建其祠爲一字正堂三穩撤東舊祠附以材作兩廡廡皆三穩廡南作應門扁曰崇賢且欲毀僧寺焉乃曰司馬氏之後旣南遷存此猶可以緝香火則止斷寺殿之北墉用廠門除又闢路於寺西墉外爲先門扁曰仰德改西祠爲士大夫謁憇之所扁曰誠一堂自門而堂東轉而祠皆有垣墻始不混於佛室也又與其鄉前刑科

都給事中馬君騏考求其家世應祀者於是坐待制於祠中南向坐公兄大中大夫旦於東墉下西面坐公於西墉下東面邇窳坐正言於旦之下坐忠潔公朴於公之下邇奧世德作求萃於一廟亦推公之意也士光又以哲宗曾篆公忠清粹德碑額其文爲蘇學士子瞻所撰遭姦人章惇蔡卞輩踣擊崩裂後推原跌龜形崇及九尺委於草莽間乃命訪石於絳之稷山獲奇珉焉紫潤堅鏗礪且成長溢二丈厚尺有五寸濶三其厚有七寸百牛所難移也又自稷違夏二百餘里中復沮汾乃檄解州判官牟景孝絳州判官戴麒遲冬深禾刈塗凍

河殺農隙客筏停積又可橋梁乃濟遂摹哲宗手篆於額重登蘇子之文於碑復作亭以居之亭四六楹高三丈有五尺四面皆有橫桴而洞虛懸達不遜司馬桂之碑樓也功始去年秋七月凡五月而告成財取諸官帑之羨力用諸懷德之民今年三月山西叅政予友秦世觀寓書於枌以述美而士光並以其詳問記夫士光予同年之傑也素志溫公之爲人當其修復碑祠固所樂耳夫溫公政績具國史文章具傳家集著述具通鑑通志稽古錄諸書忠清粹德具哲宗之手筆而其感人心動天地本諸至誠惟一也又已具於蘇子之碑茲固萬

世誦之不磨者也其感天人者其效也兼誠一者其本也於其間致用之德尤可述焉公嘗論治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其曰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於是嗟乎公惟仁也視百姓如一體是故新法病民卽辭樞密義勇遺害卽犯宰相救災節用卽捐常金甚至身羸食少而以死生委命病革夢語而於朝廷未忘四患未除而於死不瞑目此其心蓋克於擊甕救兒之初雖夫並生之域亦可近也公惟明也辨忠邪利害如氷鑑是故不受名山料諒祚之難制議耕窟野計河東之省輸諫賀日食意四方之必見甚至攻斥變法雖惠卿亦沮

論覆王氏雖安石不知志綏遼夏雖趙滋高宜必劾此其材蓋克於幼了大義之時雖夫無事之智亦可望也公惟武也見義如嗜欲好善如飲食是故濮王之議不避帝親宗實之建不懼帝諱克媛夏竦麥允言墓謚之論不畏帝寵甚至罷曹份之使相黜任守中之交搆劾王廣淵劉居簡之私結寄資此其志蓋得於警枕力學之中雖夫矯哉之強亦可以庶幾也是故誠一由茲而暢發天人於是而協應然則士光修復碑祠所謂民懷懃德雖勞不怨吏重風教雖費不奢者不其然乎且公之初薨也天下畫像以祀哲宗命治墳壙發陝解蒲華四州之卒計工九千九百三十有八至選尚方百工爲葬具若是其盛也自是之後惇卞且欲毀墳其祠之廢可知元大德間張式始祠公於學左延祐間李榮祖始捏塑爲像然至今祠始爲備矣宋碑旣被惇卞踣擊文久不傳金皇統間王廷直謁墓見杏生龜趺之側蟠枝蟠屈周陰交護如幄如蓋廷直乃因跌索碑得諸瘞土因裂四分並其額跌共成六石而以問山選石載刻於初龜之上俟諸方來然則今茲之舉有以復五百年之墜典振千萬世之公道矣或曰杏者幸也幸有一跌之存因以得其完碑將非天平乎聞士光又走使索字人於

陝西舊傳安民子孫猶有在長安者不知亦能鐵筆否若并索之後必奮然鑄曰是安民之後某也亦可以慰乃祖矣嗚呼姦黨碑今安在哉公之勲爵名字籍譜詳在蘇碑士光名實昌江西高安人正德戊辰進士

送陽子極尹夏縣序

前人

臨漳楊子極尹茲夏縣將行有渭川周子曰民之窮矣子極慈之民之暴矣子極鋤之民之怨矣子極究之民之盜矣子極省之民之愚矣子極誨之靜齋劉子曰廉也者爲政之體也明也者爲政之用也惠也者爲政之效也故君子有不廉廉斯明矣廉而不明非廉也君子有不明明斯惠矣明而不惠非明也涇野呂子曰枹又言之書者君子用以修身也見諸政律者君子用以一民也歸諸禮今之君子之用書也志取科第已矣仕而弗用也今之君子之用律也計壯威力已矣原情而弗用也或曰以書仕者腐以律原情者能曰若是則著書之聖定律之王皆過矣子極之才枹久知之雖有感之者不能亂也

鄉賢祠進祀唐柳先生記

馬駉

學旁有祠曰四賢堂前縣令姜候洪立以祀商相巫咸巫賢父子唐諫議大夫北平陽城宋贈太師溫國文正

公司馬光後提學憲副陳君文鳴又益宋贈兵部尚書忠潔公司馬朴朴溫公兄旦之孫也宋布衣劉承一元集賢學士祥符歸暘國朝翰林編修王翰通舊祀凡八人更名鄉賢祠而陽城歸暘則寓賢也正德甲戌七月朔憲副吳君從珉持節來臨夏縣謁詞下閱諸賢名氏曰柳子厚亦夏縣人也鄉賢不與何歟或曰姜侯謂子厚附會王叔文故弗與也曰子厚之名與韓愈並今之稱文章者動曰韓柳文如子厚亦可止矣惡乎弗祀顧謂縣令楊侯樞曰爲我卽設柳先生像爲位祀之仍宜礮以碑石以記其事以余爲同年友也俾爲記之且曰

令後世知有子名按子厚諱宗元初與王叔文章執誼友善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與計事欲大進用初非子厚內交以求進也旣而叔文敗例出爲邵州刺史未至道改永州司馬後以例召至京師又徙柳州刺史旣至州不鄙夷其民因俗設教民用化服其俗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子厚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贖歸之旣沒柳人懷之廟於羅池當其徙柳州時中山劉禹錫得播州子厚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且萬無子母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會大臣以爲禹錫請禹錫因改刺連州雖子厚

亦云早歲與負罪者相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觀子厚於附會叔文之事布其腹心明以告人無所粉飾其以柳易播之事又當患難顛沛之日視夫世之乞哀競進下井投石者不可同日語也君子卽事以考言因言以求心則其爲人之實亦可知矣况子厚之在柳州生能澤其民死尚食其土至於桑梓舊墟尤鄉先生之宜祭於社者顧反不得祀乎姑以文而言之昔人評其文者旣曰軋漢周而凌晉宋凜然爲一王之法矣又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又曰柳子厚實唐巨儒文章光豔爲萬世法自今觀之送薛存義序足以爲守令之戒梓人傳足以爲相臣之法郭橐駝傳有以達爲政之理捕蛇者說有以警賦歛之虐他如谷問諸篇又惓惓致謹於王霸之辨此皆文之有關世教而垂於後者殆難例以文人目之今日進而祀之孰曰不可初姜侯以溫公位並巫咸坐於正面巫賢陽城配列左右似乖序齒之義余欲據其世代序而正之楊侯謂位置已定但以碑具來促記余以表揚先正以風勵後人今之君子率視以爲迂緩而漫不

加意吳君獨能究心而楊侯又亟成之良可尚也遂書以遺之又通爲祝文俾春秋祝而祀之亦併刻之碑陰以復吳君焉

温公祠堂記

元侯均

自三代而下歷漢及唐宰相學術純正淵深者莫盛於宋韓范富歐文章節行豐功盛烈天下想聞其風采固足以振耀千古矣然而茂實英聲聞望四海著書立言模範萬世者温國一人而已而其所著之書又皆先後六經切於日用如布帛菽粟無一毫抽青配白雲風月露之麗雜乎其間所謂文章節行豐功盛烈皆兼而有之初不愧此數公也一時從遊之士如康節邵先生二程皆不世人傑也而公與之講磨論難故其所就如此公夏縣人也又邱壠在焉禮凡有功烈於民者皆在祀

典又古者鄉大夫鄉先生死則有配食於其鄉之學之社之禮焉公之當祀夫復何疑然未有能舉之者大德癸未覃懷張式尹於是邑始下車卽增修孔子廟遂祠公於學而貌像之凡爲公題詠之石刻散落民間及爲治廨勢家鎮石者亦悉購之以壁於祠祠旣畢公介鄉儒樊君仲良求記於濩澤侯均公之事跡煥耀丹青輝光日月挾河漢而轟雷霆不待記而知也姑述其梗概及其興建之歲月云

萃賢堂記

明姜洪

皇明有天下禮賢恤祀澤及幽明凡前代忠臣烈士墳墓有弗掩及祀禮有弗舉者每詔天下有司修葺致祭仍置民守護宏治五年十一月夏縣知縣姜洪始至奉若成憲首訪先賢在其地者在商時則有巫咸巫賢大戊祖乙時作相又王家致殷王以德配天在宋時則有若司馬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身殉社稷誠貫金石學術相業可以匹休咸賢無愧在唐時則有若陽城隱居條山學行著聞徵爲司諫義震周行其精微之蘊雖不及三相而英風義氣亦凜然可畏城不知葬所咸賢與光墓尙存皆年遠無奉祀縱人耕牧樵蘇祠宇故制桷樸窄陋不足以妥神靈梁桷赤白亦墜剝漫漶不鮮且

祀典弗載春秋不得與常祀鬼神通祭惟歲時有司隨民俗祭于墓間簠簋邊豆所實皆弗暇備裸獻登降興俯亦弗中儀式洪以大懼不任以墜休命乃會僚吏耆艾經理墓地剪薙荒穢繚以周垣置民守護然墓以藏體魄非祭之所欲在學宮傍立廟宅神春秋合祭之弗敢擅具疏奏請制曰可事下禮部如所奏乃出官帑買民隙地數畝築垣墉治庭壇中正室三楹以棲神東西兩序爲齋庖立臺門設旅樹經始於宏治四年九月落成於五年二月板榦金石甃甃之費塗墍樸斲丹雘之工總計二萬五千有奇中設主祀巫咸父子光與城

配食左右春秋祭用少牢籩豆簠簋實有常品裸獻登降亦有常數旣畢邑之僚吏秀民咸曰聖王之制祭法有功烈於民則祀之四賢在當時功業固能潤澤天下在後世風節亦可激勵人心皆有功烈於民宜在祭祀之族然自商以來遠者或二三千年近者或六七百年或四三百年未有能振耀褒顯之者今荷聖天子休命廟祀惟新自茲血食可以世無絕願垂顯刻以著厥由乃俾鑱于廟門麗牲之碑 辭曰於維夏邑神禹相宅聖化薰涵迺生賢哲維商之相曰咸曰賢保乂賢王以德配天唐設司諫城尸其秩抗志勵義千載遺直宋相

解州全志 卷之三
司馬純德無瑕夙夜勞瘁遑恤邦家有美四賢德同有
譽炳炳功烈焜耀後先於皇聖明作世以暮顯忠遂良
崇祀式孚奕奕新廟神其妥之明明秩祀神其享之

建溫公書院記

前人

宋相溫國司馬文正公舊有書院元時設山長主之國
朝洪武初又建溫公文會堂皆年遠傾廢遺址復爲民
居惟舊祠在學宮祠後有知足齋以文昌祠礙於左狹
隘弗爽塏不足以妥神宏治三年本縣知縣姜洪乃擇
地別立祠與商相巫咸巫賢唐諫議大夫陽城同祀欲
以舊祠改爲書院撤去文昌像以祠改爲知足齋邑之

僚友秀民皆曰文昌司人祿命之籍士之榮枯得喪皆
其所主慎毋毀以速禍於戲正學不明異端邪說陷溺
人心至此哉儒學所以教育人材爲禮義風化之地當
以正人心爲本若學者不能正心修身讀書明理五倫
五常之道皆有虧欠則所養不正他日所爲亦可知雖
欲徼福於鬼神庸有益哉况溫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
學術相業漢唐以來一人而已於吾道甚有功立廟學
宮祀之者宜也而文昌書傳皆無所載或曰生於蜀之
梓潼死而有神在彼立廟祀之則文昌乃蜀之土神於
吾道乎何所補助今乃側於孔子廟祭使溫公之神有

知其有不吐之者乎昔狄梁公仁傑焚毀淫祠韓文公愈奏棄佛骨今文昌祠之在儒學是亦壞士心之一端也乃撤去其像又改而新之門之外激清泉匯爲方池池上作亭曰一鑑亭亭旁皆蒼柏挺列歲寒愈堅剛復作亭相對曰獨秀旣成視舊制頗高明且潔修足以揭虔妥靈不惟修廢墜而又正人心也

建溫公故里坊記

嘉靖元年

朱實昌

予旣修復宋溫國公墓祠及其忠清粹德碑事竣巡按王君士英清戎張君伯含皆按部至乃同謁於祠下並周覽其山川而問俗焉知其地至今猶稱爲司馬里王

君顧曰餘慶禪院猶與祠墓並列而三而院門殿貌猶雄不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則過者將無所瞻仰予於是檄運司判官高遷夏令榮察取蒲州官木四株作柱鳩工集材建坊牌於仰德門之前扁曰司馬故里盡寺之東面作牌門實據鳴條岡之勝士英曰茲可名鳴條發秀矣西面亦爲門於墓牆之盡涑水望而環焉伯含曰是非涑水鍾靈乎乃各登其額而以橫垣屬於中之大坊偉然都宮人不知有佛室矣二君命記之石以誌同心之好予曰文正公之家世行實具在國史其道德文章著於天下聞於夷狄頌於當時傳於後世誠一之功

宋東坡蘇公已具述之仁明武致用之德呂太史涇野言之詳矣是皆百世不磨者也予復何言然惟先生有言佛氏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今餘慶禪院乃得依其祠墓縣志謂公之初意予則以爲非信筆也意者子孫旣遷懷德之民以此緝香火耳否則託名賜額以幸存未可知也予又聞司馬子孫遷山陰者最爲蕃昌文獻不絕景泰初十一世孫廷得請於朝始祀公於其縣成化十二年十二世孫埰來居夏縣修奉祀事未幾南還其亦以其先世里第爲禪院所據無所與居乎予三人者之是舉也蓋有得於先生不喜釋者之心焉異時山陰之族有崇德象賢懷水木本源之人心如埰者復來歸焉則賢有司當以他廢寺處禪院僧佛而盡還司馬氏之故物則王君所謂表宅里而樹風聲者於是乎可徵矣况人其人廬其居韓子亦有名言乎雖然予復有感焉秉彝好德之心貫萬世而一者也方金皇統元大德間視宋爲讐敵去先生未遠而張式王廷直乃能祠公立石至我皇明列聖天覆地載之恩於古聖賢祠墓世加修葺敦以詔旨而表章之實乃有待於今茲之舉則所望於賢有司者亦豈可必乎坊之立月日與碑同是爲記

署羨金不動有司足供營繕費乃簡耆民裴錫趙璋以
司出納命運司義官張邦麒臺吏白越李祿常在揚時
大以董其役正殿八楹則仍舊而崇飾之鏤栢爲龕工
巧馥郁融銅鑄鼎鉅麗壯觀悉曩時所未有者廣大兩
廡增建爲二十八楹戟門四楹自廡曲旋達戟門各爲
回廊八楹以貯古今所貽碑碣廟門之內左右構神廚
神庫各四楹爲敬一亭狹隘不稱制典別建四楹宏敞
高聳明倫堂因舊而塗墍焉增建兩齋各六楹學之兩
門悉加闢飾學左震隅創建鐘樓以補縣治缺典工始
於孟春而落成於孟夏士與民勸故底績尤速云諸生

郭東郊溫思敬尉東田勉農劉士攻等偕邑之縉紳念
侍御君興學巨績不可忘報相與卜隙地明倫堂左特
建祠堂四楹周繚以垣外爲門將以繪像祀君俾夏士
永識厥惠如蜀人之思文公焉蓋禮因義起者也余考
夏乃神禹故都聞其山水明秀異隣邑是故代生英賢
卓爾名世卽其尤顯著者在商大戊時則有巫咸父王
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厥子賢繼相濟美在宋仁英神哲
時則有若文正司馬光忠清粹德旋乾轉坤嗚呼盛哉
諸生誦法孔子夫孔子之道上遡羲農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以下及周公若巫氏父子則周公之所景仰取法

而特舉以告召公者也若司馬文正則君子謂其周公而後相業鮮與儷者也禮有祀先賢於東序及祭鄉先生於社之文蓋一國一鄉之彥旣邇且切俾厥後人企仰取則尤易得師焉耳矧丞相昭載壁經四方誦式温公從祀孔庭多士師法又非特一國一鄉之士而已也爾諸生尚由三賢以遡周孔若達而在上則致君澤民期建稷契臯夔伊傅周召之勛窮而在下則立言明道以闡孔顏曾孟周程張朱之學斯不愧巫馬闕里之鄉後生而庶副侍御君興學造士之盛意苟徒口耳文藝而已焉夫豈侍御君屬望之心亦豈余期待之志哉侍御名維持字國相仰山其別號河南汝南人發解於鄉辛丑進士有聲內臺其在河東百廢俱舉執法鉏奸而恕人以情額課外招貧人入池取鹽卽以所獲量酬厥勞是故國課驟增盈及十稔且敦風勵俗崇義表貞凡所施爲率有餘裕異日入長院部陟秉鈞樞霖雨四海竹帛千襪如近世薛文清李文達之超出常格預可覘矣義得附見因併及云

重建禹廟記

王象乾

夏縣西十五里許有禹王城城之中有青臺焉世傳禹治水八年於外塗山氏望思之地也居民卽臺之上廟

禹而祀者其來久遠矣維時邑令陳侯以路回曲歲時
伏臘無以展衣冠爲禮將廟於邑乃進諸父老而詢之
僉曰可於是首捐俸金數十爲士民倡衆益翕然卽事
無令督無貧富咸輸財効力若爲己謀乃考位於邑之
西北隅邑西北隅故沮洳地也先是大水瀰原隰郭西
諸膏腴蔽翳沙石鞠蒿萊民靡穡事城隅水亦日浸浸
就溢壞廬舍且數十傾欹枝柱棖闌之內委堰瀦矣侯
乃按籍出穀佐之食俾闢除其田疇借其力囊沙而投
之壑物土方覆壤搏而聚之布周廬易湫隘爲爽塏遂
益卽其南度地二十五丈沙壤間錯相籍使無聚散憂
樹之堵卽堵中敷區域而奠位焉爲殿四楹可以棲神
爲閣五仞可以樹觀爲門屏一爲坊表二可以肅儀而
遠慢言言噲噲奕奕堂堂斲鏤丹艘之飾煥然稱美觀
焉計首事迄成凡徒庸若干護民廬若干得民田若干
衆偕所欲如挾纊曰廟之作非我用也余曰嗟有是哉
非民孰役惟能無用以卽庸陳侯之用皆因也因夏以
祀禹因禹以樹廟因廟以用民因沙防水俾毋溢因水
聚沙俾毋萊侯非不用民而不輕用其民民亦孰不用
其力而惟卽安之爲用故官不勞而民不擾是之爲用
皆因也雖然侯蓋有深思焉傳記載禹文命敷四海黎

民敏德茲夏臺其首善地也今去禹上下千載遼絕矣顧遺教在人未泯也無以興之耳今而後覩茲廟也入其門拜伏其階陛將有勃勃焉者試又進而登諸閣憑高而四望環邑之土平原廣隰疆畔縱橫禹之所經理也四圍之山奇峯聯嶂雄據矗起禹之所刊隨也又益稍稍引而西爲龍門折而東而北爲砥柱爲岳陽汾澮大河映帶經紀胼胝之蹟不出簷宇可立見而夏臺丁其中爲都會故地實櫛樁所先及也居夏之故墟爲夏之遺民於其所疆理隨刊者剖而食環而居焉顧其所爲教可遂弁髦乎爾邑人士惕然而省或庶幾所謂尚

忠之遺者則茲廟興之也嗟嗟是又因俗而成化侯之意也思深哉侯姓陳名世寶默軒其別號也先世居青邱之邱至六世祖始遷鉅鹿嘉靖中以易魁畿內蒞夏者凡四載用民力新文廟修河渠建喜安庄暨今廟無非因也因則我無事矣故民不知勞太史公遷曰善者因之茲可以觀侯政哉時邑先生栢峯郭君東郊雲鶴司馬君晰偕博士弟子趙登劉士亨郭一風劉士舉劉芳張習張經正劉日章馬化龍郭連城王希聖來請記於余余故備書之以爲夏人告俾知永思云

修建廟學記

張四維

夏縣學創自宋代考之邑志自成化己亥縣令楊通氏重加修葺迄今且百年矣殿廡穿漏籩豆率畧神用弗棲靡稱明祀堂齋卑隘黌制多缺士罔居業人文載鬱隆慶辛未鉅鹿陳侯世寶來令是邑覩而感焉慨然以崇建爲己任顧帑鮮羨儲廼糾邑民有行誼者若干人俾出貲佐經費莫不悅勸遂請之當道庀材鳩工以萬歷癸酉三月一日始事首葺大成殿及十哲神室補其祭器之缺陋者乃移明倫堂由舊址而北且三丈甃其基崇五尺廣其齋各六楹敬一亭移而北準堂爲度甃基崇八尺此因廟學之故飾而廣之者也殿前爲石欄

廟門外爲泮池此則廟制之未備而增建者學東爲尊經閣閣前爲池閣左爲射圃亭閣右爲官廳此則學制之未備而增建者因徙學門廟右爲育賢坊以表之迄八月而告成事侯乃述興建始末介余友人夏生王皓張應舉走蒲請爲記夫夏古安邑北境也大禹蓋嘗是都書稱禹文命敷於四海聲教所訖當自茲地始但夏禮在夫子時已不足徵今固無可考然謂之曰文命曰聲教意其典則所貽必有煥然可觀者乃總以夏尚忠之一言蔽之夫忠者本其心之專確言也體此斯爲質爾飾此斯爲文爾故夫子四教文與忠並舉焉良以非

忠且爲利巧不慚之文非聖門所貴也國朝敦本實以化天下俾士學六藝者一以孔氏爲宗宮墻俎豆蓋舉禹貢要荒之域靡不然者邇因士習稍靡屢下崇本之詔其欲捐周之文用夏之忠意殆切切矣夫忠非直情徑行之謂蓋禮政之原也昔夫子贊禹菲飲食而致孝鬼神惡衣服而致美服冕卑宮室而盡力溝洫曰無閒然則忠之爲訓可見今學者莫不誦法孔子主忠信從先進蓋習聞焉迨出而從政或舉所學而弁髦之則彌文弗情之流弊也陳侯廉勤宣化於民以心相與大報本急先務求以祇妥明靈作新士類而民相率歸向好義終事如此篤矣哉用忠之明驗矣士生文命故墟尚忠遺俗固所習者由是服侯之訓而益嚴其事心之學居鄉則爲真士立朝則爲忠臣一自心之專確者出之耳豈有待於外與若二三其德徇外華而忘忠實不惟賢侯所以作興者云何而亦愧於其鄉之遺化哉余旣懿陳侯之績嘉與叙述且申建學立教之本旨俾鑱之豐碑永爲吾黨二三子之忠告云

重修大禹廟正殿記

馬 巒

三代聖帝明王率居河東是故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後魏神麇元年始分安邑之東別爲一縣因夏

角州全志 卷之四
后所都故以夏稱迨正德初詔修通鑑纂要簡畧太甚於禹所都之下混稱平陽不言安邑遂令其都士夫談及者乃謂安邑原在平陽不言安邑爲禹都焉其貽誤後學豈淺淺哉繁平陽大都地當要衝蒲爲縉紳淵藪是以堯舜之廟特加修飾魏宏改觀吾夏僻在一隅且五十六年甲科乏人神禹遺廟日就傾頽重以嘉靖乙卯殘臘十二夜地震奇變城摧隍湮土踊井沸官解民居十毀八九廟垣廊榭耳殿寢宮蕩無孑遺雖正殿僅存而風穿雨漏剝及神坐乃歲乙丑邑之付家庄里人運司天神廟道士申通官經過禹廟慨然興嘆誓以重

興是任遂走愬于邑宰夏津北沙季侯侯令通官募緣助費乃自捐俸金十兩繼以今宰中山明菴李侯捐金五十兩以倡于是寮案師工以及邑之縉紳耆民量爲施助遂陶瓦甃市材木召工匠具畚鍤自乙丑七月至隆慶戊辰凡歷三歲而始煥然一新矣先是邑民史朝宰以禹廟不治走愬於巡鹽察院未獲准行至是偕父老晉莊輩留心廟務有如家事明菴公乃可通官舉白俾朝宰等監督廟功日夜盡心寒暑罔怠雖寢殿以祀塗山左右耳殿分祀啓少康未遑遡舉而成其大且重者他可計日底勩矣周圍築垣二百五十堵外爲門觀

次建儀門中爲獻榭補青臺高十有三仞而縮其廣輪則五畝而羸故老相傳臺爲禹時所築意者其猶周之靈臺歲時以眺望氛祲之所歟臺上建正殿六楹以棲禹像循舊制也自外門抵臺南北長六十丈東西長六十丈三尺神路廟田舊被近村居民所侵占者今皆復歸於廟雖前尹北沙季侯倡其端郡守平原我山毛公促其成而委曲經營則皆明菴李侯之力也昔在大元世祖時全真道士姜善信先以道衆行化重修河津縣禹廟復重建堯廟上請俱獲成勩至今遺刻昭揭豐功三百年後乃今復覩通官焉不亦難乎又至正時夏民

劉思義大有父子興修禹廟學士歐陽原功爲之撰記茲史朝宰晉莊等實與之埒皆今士大夫所難而渠優爲之不其重可嘉乎予故直叙其勩用垂永世以見是廟之成雖郡守及季李兩侯之力而効力於下者實通官朝宰之勩詎可少耶

重修城隍廟記

前人

城隍之有廟也始見於唐李陽冰縉雲縣遷廟記繹厥辭旨則饗非國典廟無定所而祀止吳越焉歷代以來遺碑斷碣時或見之我國家改元洪武首加封爵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三年復詔去封號止稱某府州縣城

隍之神是年六月又命城隍廟宇俱如公廨造爲木主
毀其塑像今自都城及于四海咸遵元年之制者亦慮
夫無像則民玩而易狎也像而事之袍笏儼然侍衛森
列恍如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者雖悍夫暴卒入謁惕若
至於口噤股栗因而懼譴改行者往往有之其於戢奸
化暴厥有賴焉然則列聖紹統興革迭見而獨仍廟貌
弗易初制者安知其意不出于此乎今自守令以下履
任之始俾與神誓然後視事朔望則謁雨暘則禱著在
令典是又以監視糾察翊相之任畀之令其主司於幽
明人鬼之間使有民社者對臨懍畏不敢任情以虐黔

首實與守令相表裏周禮有司民之祭此其倣之耶夫
旣以宰制民物料察淑慝之任畀之則夫高城深池之
表豈無祇承制命蒞而主之者乎昔漢將軍紀信宋守
趙汝瀾近世顧都御史佐相傳皆爲城隍神具有徵據
然則古今忠臣義士正人君子沒爲神明其蒞而主之
也蓋不誣矣夏之有廟自國初始正統十年知縣同州
雷侯縉重修自是而後隨敝隨葺不至大壞嘉靖乙卯
季冬十二夜地大震城崩隍湮廟之外垣寢殿門廡俱
傾仆雖正殿外坊僅存亦欹側不支丙辰義官張守仁
咨于同社謀爲重修先是王修已趙存心等六十人各

捐貲轉貸儲其息而孫元等又攢會取贏約百十餘金足供營繕費遂卜日興工邑之士庶聞而樂助者又若干人於是重新正殿五楹翼以層甍兩除構東西廡各六楹俱增步欄如廡數中爲儀門三楹亦增重欄兩旁爲次門距坊爲大門三楹比舊增椽而宏敞焉自殿左右曲轉而至廡由廡而抵坊共增置東西步廊五十六楹而墻屏高堅庭除爽塏規模鉅麗赫然改觀入東次門而左有隙地因構堂及東西厦各六楹外設重門以爲致齋享福之所經始於丙辰孟夏四日落成於戊午仲冬三日適知縣定州一齋劉侯履任顧瞻嘉歎謂斯乃有司之職而若等乃先我爲之因更增飾且加激獎益底大成由是庠生趙存業等來徵記竊念是廟之葺凡三越歲兩易令長得我一齋賢侯激勸作興始克底勤其亦有待而然歟遂述肇建顛末並神護國庇民理所必有者以昭示於後

重修漢義勇武安王廟記

前人

漢義勇武安王解人也夏解之屬邑也闔闐之中建祠祀王禮也按祭法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皆祀之王兼而有焉故謚膺王爵而不爲侈矧茲桑梓之墟顧可缺耶則夫修復而嚴事之義

也嗚呼孔孟而下義利不明久矣東京之末王綱墜地
當世之士一切隨時以就功名罔知義之所在雖荀文
若之賢委身曹氏他復何望哉王獨與張桓侯首從昭
烈力圖恢復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顛沛流離臣節益堅
始伐黃巾繼討董卓守荆九載威震華夏魏議徙許以
避其鋒吳謀求婚以結其好王佐如武侯稱爲絕倫逸
羣雖奸雄險譎之曹瞞亦以天下義士許之寧辱絕吳
婚不屑苟資犄角之利以成功是心也正義不謀利明
道不計功之心也君子以王儷忠武桓侯號稱三傑是
豈一世之人物也哉王平生喜讀春秋左氏傳其於聖
人尊王賤霸誅亂討賊之旨見之真而行之果義勇之
氣雖秉在天學問之功亦不可誣矣使其言見聽於許
都較獵之時則漢賊之操可誅若其功不沮于呂蒙侵
襲之計則貉子之權可滅三分之勢不成而炎劉之業
中興矣噫王之所能者人也其不能者天也呂蒙之徒
其如王何然蒙也纔及受封神道其斃義士撫卷扼腕
切齒王則生氣凜然家祀戶祝荆楚之人至今掃松墓
下無異雲仍當章鄉之難王子昭貺武靈侯死忠死孝
專祀當陽侑食四海夫以龍逢爲祖武靈爲子世濟忠
義光昭青史果孰多孰少孰存孰亡耶巒幼侍先大夫

宦遊吳楚之墟在在有祠祀王噫阿蒙輩縱能欺天子
一時其能回天於異世耶王歿于建安二十四年己亥
冬十二月距今千有餘年遼邈杳冥靈爽益昭薰蒿悽
愴恍惚如見此無他浩然之氣至大至剛配道與義塞
天地亘古今而常存也夏古有廟興修屢矣今落成于
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既記其成復爲迎送神辭二章
俾歲時歌以饗王修復之人則具刻碑陰云辭曰昭白
日兮天空義氣充塞兮與之同鳴簫鼓兮饗王宮我酒
既清兮我殺既豐庶王我降兮睠茲鄰封甲光耀日兮
赤免如龍靈爽儼若兮凜凜英風驅蝗誅魃兮神功實

隆福我祐我兮惠施無窮爵三醑兮禮成衆竦息兮屏
營雲旗導兮風吹鳴恍金戈兮聞錚錚精神昭晰兮天
光日明宇宙陟降兮電掣風行渤澥咫尺兮蒞此禹城
福被梓里兮仰荷威靈往來無間兮於焉以寧

瑤臺山重修天聖宮記

馬化龍

夏縣城東五里許瑤臺山麓有商相巫公父子祠祠右
有天聖宮萬歷丙戌歲正殿獻殿兩廡燬於回祿次年
重建暨諸門庭道院悉加修理迄今二十餘年山麓多
烈風旣甃易至摧殘丹堊易至敗壞維那某某等協同
住持道士某募緣供費於此一宮之內凡楹桷之朽腐

者易新之旣斃之破缺者補甃之丹青金碧之漫漶不鮮者整飭之山門舊止兩楹今增爲六楹又建左右角門各二楹越寒暄工始畢時遇邑大夫洵陽胡侯蒞夏兩載政通人和喜鉅績告成謂當有記因徵記於余余惟先歲重修並清復田土余業已兩記之矣茲復何言按地志瑤臺山乃商相巫公咸與其子賢所隱居處因名巫咸山後因犯公諱更名瑤臺山余竊謂此兩說皆似是而非也嘗考漢書郡國志所謂安邑者指縣治之西十五里夏后氏建都故地今所謂禹王城而言也註引地道記曰咸山在南及考爾雅左高咸邱蓋凡山之

形左高者謂之咸瑤臺山左高右下故謂之咸是自有此山卽有此咸之名矣至商時巫公居其下遂名曰咸是巫公因山而得名非先有巫公之名而後有山之名也世重巫公保乂王家之烈因重其所居之山故巫公未生止謂之咸山巫公旣没又謂之巫咸山因人以爲山之重也其謂之瑤臺者按通鑑史畧諸書夏桀爲瓊宮瑤臺殫民財酒池可以運舩按邑乘酒池在禹舊城子嘗至其地其鄉之父老猶能指點其處意今之瑤臺山去禹城僅二十里卽桀之所謂瑤臺如秦之阿房閣道通驪山之類其稱名自夏之季世從來遠矣其山孤

峯峭拔蒼翠摩空爲宇內大觀因桀而得美名山之恥也後人思雪其恥故不曰桀之瑤臺而傳會其說謂因咸山犯巫公之諱而更名之殆於山之故實未之深考矣夫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加咸山以善名而後世以爲山之恥巫公人臣也非如桀之尊崇富貴因嘗隱居咸山之下後世藉公名以爲山之榮是何也柳柳州不云乎地雖勝得人焉以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正此類耳嗚呼寰宇中山川名勝者多矣未易屈指數姑自吾夏言之咸山以巫公重柳谷以陽亢宗重涑水以司馬溫國公重皆傳聞於天下播揚於後世

是山川之靈秀鍾而爲聖賢聖賢之道德功烈溢而爲山川之光彩地靈則人傑人傑則地勝古語豈欺我哉吾願生於斯長於斯僑寓於斯者以巫陽溫國諸君子爲矜式居則有守達則有爲生有益於時死有聞於後爲山川生色不爲山川取羞斯不負爲咸山柳谷涑水間鄉後生也若瑤臺之形勝天聖之規模殿閣之宏深風景之幽雅曩兩記間嘗言及之茲皆畧而不陳懼贅也捐貲助役者例當勒之碑陰茲故不爲縷指云

唐司諫陽公諫論解

摘錄序引

裴嶰

唐書曰夏縣人陽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李泌

薦之徵爲諫議大夫蓋德宗貞元時也近觀河東志公乃北平人寓居夏縣蹟著尤詳他傳亦載公姓名出處字亢宗及進士第隱於中條山後召至京居諫院累年不言人譏之然後言夫公始進士不仕後拜諫官旣改國子司業尋左遷道州刺史雖不見重於朝而所在皆有政蹟隱居則以友愛處弟妹司諫則以直言致主上典學則以忠孝勉諸生爲吏則以撫字治庶民信乎其賢者也公在道州至順宗立召還京師而公亦卒惜哉然公平日德化及人者深旣歿而人思慕之所歷之地應皆各有祠祀但不可知今夏縣之南曰陽公鄉志賢里也且有祠焉鄉人歲時致祭然世代久遠廟貌雖存不知者類尊敬之其知者竟玩侮之公豈誠無可表著而辨別者乎余往來於公之祠者旣久習見鄉人有此二端故著諫論解以告之庶知公之德行前無疑於古後可信於今也豈敢爲迂乃名教風化攸繫不得不爾也

記温國司馬文正公神道碑後

國朝

錢謙益

天啓壬戌得司馬文正公神道碑刻於長安肆中紙敝墨渝深加寶重而又竊怪其不盛行於世也遂命良工裝演屬友人程孟陽題而藏諸篋衍後三年乙丑被放

歸田讀元人程鉅夫集溫公墓碑老杏圖詩序曰公之墓碑仆於羣儉之口而斷碑之隙有杏生焉金皇統間夏邑王令建祠修復老杏迄今二百餘年矣白雲翁家與之隣益用封植皇慶之元翁爲平章政事出所繪圖及修復之碑使廣平程某序之鉅夫之序所謂夏邑王令者壽春王廷直金皇統間夏邑令也白雲翁者元平章察罕也鉅夫記修復事頗畧然有以知其出於磨泐之後而碑之傳於世者爲不易也考於通志得廷直所自記曰紹聖間仆溫公墓碑而磨其文靖康復公官爵欲再立而未暇迄今五十餘年埋之深土毀滅枵漫不

傳於世天眷有德乃生杏樹一株於碑座龜趺之側蟠枝屈蟠春花夏實廷直以皇統戊辰秋八月行令夏臺問諸守僧圓真訪得舊本於公會姪孫曰作曰通之家命工刊模碑面穴隙不可鑄磨碑陰碎裂間實以土蓋初仆時自龜而上推撲使然也欲別選鉅石作豐碑則又無大葬時朝廷物力公族姪孫綺曰不若橫碑作小段而模立之則龜杏不損後之人知其異焉因斲碑而爲四額一跋一共六石僧法洪率闔邑僧院咸出貲助之圓真又出私帑於墳院法堂之後設堂以祀公置碑石焉號曰溫公神道碑堂此皇統修復之始末也余初

得此碑凡四紙縱長丈餘橫半之與斲碑爲四之說符
合爲皇統時所修復無疑也余所存者四石而已其額
與跋皆不可考矣然而碑也仆於宋復於金龜跌之
僅存老杏之封植皆有鬼神護持而余乃幸而得之又
豈易哉余又謹按公以元祐元年九月卒於位二聖親
臨其喪哲宗再遣使詔其孤康又遣大臣諭旨俾奪遺
命從官葬命入內內侍省供奉官李永言乘驛詣涼水
相地卜宅於是以前十月甲午掘壙發陝解蒲華四州卒
穿土復選上方百工爲葬具十月復命公從子富提舉
之十二月丙戌墓成其葬也以二年正月辛酉既葬之

明年勅翰林學士蘇軾撰碑上親爲篆字以表其首又
命永言及公從孫桂督將作百工起樓於墓之東南以
居焉樓之大制基極相距凡四丈有五尺上有四門門
爲二牖下爲二門門爲一城複閣周於碑迴廊環於閣
繚垣四起爲之蔽衛凡七月而畢事土木金石朽墁丹
堊之工總會一萬六千有奇而所損之數稱是此元祐
中大葬溫公恩禮之大畧也八年九月宣仁聖烈皇后
崩紹聖元年七月三省言前後臣僚論列元祐以來司
馬某等罪惡詔司馬某呂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謚告及
追所賜神道碑額仍下陝西鄭州各於逐官墳所折去

官修碑樓及倒碑磨毀奉勅所撰碑文訖奏從許將之言僅免斲棺僇屍而已四年二月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四月又貶朱厓軍司戶叅軍徽宗追復未幾而崇寧復貶姦黨之碑大書深刻者再皆以公等爲首靖康初元除元祐學術黨禁贈公爲太師而事已不可爲矣廷直修復公墓在金皇統八年戊辰紹興之十八年也距紹聖仆碑時計五十有五年矣乃能摩挲斷碑以修復爲已任洪真輩皆僧徒相與攸助之唯恐後其視紹聖崇寧諸人又何如也嗚呼公墓之廢興關於有宋之存亡庸敢牽連書之於碑刻之後後之君子亦將有感焉

是年冬十有一月二十七日謹記

溫公祠墓記畧

司馬灝文

祠在縣城學宮之左公像幅巾方袍清剛之體眉目如生右有碑刻笏冕立像左有碑刻儒服立像自題云黃面霜鬚細瘦身從來未識漫相親居然不肯市朝住骨相天生林野人正庭三楹前爲忠清粹德坊又前爲溫公講堂五間祠門亦有舊坊院右有屋十餘間祠中古栢四十餘株逾於合抱出西門計二十五里墓右祠堂一所祀公四代額曰崇賢明嘉靖間巡按御史曾公舜漁重修中供神像公考天章公面南其東公兄伯康文

角少全志 卷之四 九
忠公西則文正公也東突爲公之子司諫公西奧爲文
忠孫尚書忠潔公皆衮冕巍峩道貌可欽懸一聯云父
子祖孫聚一堂儼若生前對話禴祀蒸嘗舉三獻依然
膝下承懽院東則巡按御史高安朱公實昌修復温公
碑祠記修撰高陵呂公柟撰嘉靖二年五月立又巡按
山西康公動用支剩綱銀五十兩買地三十畝零給奉
祀生員司馬露管業碑記其碑萬歷三十五年閏六月
立康熙四十三年河東巡鹽御史劉公子章重修祠堂
碑記豎於東階院西有司馬故里坊碑記嘉靖二年卽
巡按朱公實昌撰又司馬温國文正公祠碑萬歷戊申

三月翰林編修蒲坂韓公爌撰院東西古栢各六七顆
皆蒼秀絕倫祠前爲勅賜餘慶禪院宋元豐間建至今
僧人守墓山門已頽壞蔽以墻從祠前轉入禪院祠之
西稍後有屋三楹奉温公石刻小像金皇統間夏令朝
散大夫王公廷直所建乃取章惇毀神道碑斷石斲爲
六塊橫刻字嵌壁間今所存維五石而御篆碑額因嘉
靖時重鑄碑取用其屋亦傾圮未修事詳錢宗伯記再
西百餘步歷坂而登卽温國墳塋也屹峙三塚並高四
丈餘向南上天章公右文忠公左稍下爲文正公而文
正墓頂有古栢挺生若獨異者地曰鳴條岡望之頗高

履之則平祭臺下周圍數百步墓門外方圓平曠可置
萬家左右峯嶺迴抱奔赴極自然之勢後爲稷山擁護
后稷教稼處也前則三峯突起巖厚均停儼若几案橫
陳冠裳拱揖上人謂之三台峯又前瑤台對照嶙峋特
拔朗朗如玉其外爲中條山千嶂森立而涑水源出絳
州由聞喜縣南關石橋下至夏縣水頭去墓道亦不遠
塋地延袤百餘畝文正墓東稍下有一大塚無碑記不
可辨識又下有五塚一碑衛尉卿浩一碑比部郎中諮
俱文正公撰一碑都官郎中沂王介甫撰一碑模糊並
植於墓外亦不能確指其爲某祖某墓也其西有十一

穴皆歲久低塌蓋當年朝廷大葬溫公葬於晁邨祖墓
之側此塋歷世久矣後經子姪南遷遂不復記憶其勢
使然是可深慨也已墓前後古栢共百餘株華表翁仲
石獸等物亦皆殘缺文正墓之石臺下有前令某公老
杏記一碑字半漫滅其周圍墻垣幾及三百堵乃許侯
新築墻門外右缺一栢樹余命姪衍補種之又墓前水
不環繞余卽捐三十金命晁村民開西溝以補之神道
東約半里許則忠清粹德之碑巍然在焉明巡按朱公
購巨石重刊其碑樓今許侯暨各大僚捐修高五丈餘
照耀遠近無異元祐規模余另有記再前一坊椽瓦大

半傾圮其徑通餘慶禪院當時往祠墓之正路故建坊於此惟征東墓去西一里解元墓去東三里征東大將軍陽晉安平獻王裔後魏時來夏實爲始祖其墳已漸微碑碣仆沒尚有祖墓六七穴亦塌毀千年老栢六七樹屢被剪伐孤幹彫殘頂發一枝獨秀其墓前地皆爲族人耕種余亟止之此城鄉祠墓古蹟之大畧也

新建涑水書院碑記

陳佩

夏邑爲文獻名區先哲之典型風流未墜淵源有自矣邇年來乃罕所表見卽取科名登仕版者亦落落無幾意者地不靈與人不傑與夫條山峙其南崑嶺環其北

又有涑川洛渠紛營貫繞奇秀之氣此焉實鍾况多士奮興家知磨礪鍵戶齋居者誦絃未艾矣而人文不著毋亦師儒之傳習寢失其真而士雖自好拔俗無由也余自戊辰通籍奉

天子命來尹茲土己巳首秋下車視事卽思振興學校陶淑人才以無負初心顧念

聖主德教旁敷單心培育其在各省無論州郡縣邑俱建有書院延訪名師以爲多士濯磨砥礪之助而我夏城素無隙壤堪爲規畫抑亦功大者難圖創始者易沮是以有志未遑間謁先正溫國公祠宇其西偏曠地一

區徑二十餘丈橫三丈有奇詢之居民知卽祠內所有蓋司馬氏一姓之業也余以爲書院之設應無外此者計地雖不廣而庀材結宇可容生徒數十且名賢祠宇之旁使儒冠儒服者翔步其間謂假前人片壤以企景行也可卽出多士分毫以供俎豆也亦可羣萃則見爲合邑考道之庭布席則仍歸一家孫子之守其又何憚不爲爰討計簿摒擋充公銀百餘兩併存公櫨椽柱礎數楹益以薄俸與紳士籌所以建之紳士嘉斯舉也欣然鳩工更率其鄉人挾貲爲助計築大門一座東西小樓各一間二門一座門內號舍共一十八間講堂三間

東西宅庫房各三間兩旁亦各置耳房三間最後又小屋三楹實經始於十七年夏月迄十八年冬而厥功告成旣成顏以涑水書院蓋涑水不專屬夏境而世傳温公者並稱涑水今書院之地卽隸祠宇是以名之斯役也事本創興功由衆起繼自今師生修脯之費膏膳之需尚多缺如然始基旣立踵事可增諸生有志以時肄業其間余亦得以公餘於邁與諸生講明切究或者士風文教不無小補且此地密邇温公神祠公夏人也品詣之卓越經濟之恢光臣節之忠亮在在可紀有不徒文章名世者多士幸生其後冠履猶在模範如存誠於

講習之餘登堂拜舞想見爲人倘亦有聞風興起者乎
夏邑之有城隍神廟也自有明以迄我

重修城隍廟碑記

李遵唐

朝屢爲修葺嗣乾隆十年七月山水冲决白沙堰破東
門入廟內前後廊房五十三間齋宿所三間住持道院
湮没殆盡廟外保障蒼黎坊亦爲傾圮越十一年社人
公議募化修中節廊房二十二間後廊房五間齋宿所
三間道院一所雖土木有加而粉飾綵繪未遑也庚辰
歲余蒞茲土謁廟周覽不勝缺畧之憾焉爰於壬午命
正直士庶賈錫禧吳有敬等設法營修閣縣樂爲捐輸

爭先恐後爰建前節廊房二十間廟西牌房一座缺者
補之圯者扶之前後五層俱加丹堊總計費銀六百有
奇歷三季而後告竣余喜廟貌之煥然可觀而又以嘉
夏邑之風俗淳厚也夫在人成性在天成佛先王神道
設教用警一切無良之輩以奪其魄而破其膽故明不
可以對人卽幽不可以質神矧城隍閭邑保障賞善罰
惡尤爲赫聲濯靈者耶夏邑好事鬼神卽窮鄉僻壤之
處勝建廟宇余常引無益害有益之說以勸戒之然習
俗相沿不能盡廢若城隍之神固余所虔心事之不敢
有違也吾邑民人當忠信誠懇以祀之也可是爲序

元寓賢歸張二公墓碑序

前人

元有大賢曰歸陽河南祥符人官於朝至集賢院學士禮部尚書初筮仕潁州同知卽以抗直著後仕益顯愈峻丰裁志行嶽嶽丁元末擾亂以慕温公爲人也特間關避兵來夏卜居於温公墓側至死不忍去遂葬焉同時又有臨朐張先生名謙慕歸公遠來從寓以薦爲邑司鐸能其官諸士雲集卒後從歸公葬兩公墓地舊志卽云僅能指點其處今就所稱餘慶禪院左二十餘步求之有一荒墓竦然特起詢之士人皆稱曰歸塚又左二十餘步有高阜處則不能確指爲張矣余命土人善

護之恐久而益湮因爲選石樹表於歸墓之側夫兩公之文章節概邑人士恒能道之特其以一念景仰之誠遂作千秋魂魄之附信道篤而立志專有古人所不能及者挹其高風殆與澄泓涑水共有千古矣用并叙其顛末有所稽考焉乾隆壬午嘉平月立石

願未嘗泯滅其遺蹟也
 又昔其其高風故與
 漢亦千好應如之謂
 之文章曾幾也人士
 斯之恐入而益豐因
 為最古惟求於諸墓
 之則夫固公

重修夏縣志序

國朝 羅在公

班孟堅作地輿志而郡邑之有圖籍自此始夏之志毀
 於兵矣間有遺帙率缺畧不可讀余下車即欲採輯之
 而凋瘵之餘撫綏為亟有志而未之逮也今

上俞閣臣請纂修

大清一統志郡使者檄取邑志無以應乃揖邑大夫士
 而告之或曰志可修今之夏固昔之夏也山谷深秀川
 原縈紆風氣敦樸古妣氏勤儉之所遺也循前轍則條
 例在撫近蹟則見聞核修之易或曰志未易修今之夏
 非昔之夏也鋒鏑頻仍十室九空河沙衝壓膏腴半瘠

且里社裁併貢賦異制則畫一難清苑修後繼以漢南
閱數十禩未一再舉老誠凋謝遺碣斷落則搜羅難瑾
瑜之行有微有顯抑揚之詞有直有諱涇渭莫分知罪
奚辭則衡鑿難修之不易余曰諸君子知志之所由各
乎志者志其已然之跡無徵者弗錄也不惟其文惟其
質質之爲言簡也嚴也簡則無繁嚴則無濫於舊錄芟
其重複讐其豕亥而無以意爲增飾如是者爲簡於新
續覈其名實畧其疑似而無以意爲軒輊如是者爲嚴
簡也嚴也損者損之益者益之材者材之正者正之志
也又何難焉邑大夫士曰善於是採故實詢芻蕘廣討

論詳校輯於地理則稽其沿革於賦役則準之全書於
官師則別其履歷於名賢則攷其懿行於科貢則差其
先後於節孝則憑其旌獎綱舉目析釐然有則書成授
余余參之無以加也上之當事當事彙而進之

天子

天子觀三晉之書條山之右有萇爾邑雖時異勢殊名
存實亡者多而豐功偉業山水文章之焜耀簡編者赫
赫在目風化之厚見於一邑而一道同風其在斯乎今
付之剞劂例有言以弁諸首余不文述其梗概亦惟此
簡且嚴之意勗以有成如嗣而修之必有進焉以俟後

之君子

重修夏縣志序

蔣起龍

歲在甲申余奉

天子簡命來蒞夏土夏禹故都也商相巫公宋相司馬
溫公之所誕育唐司諫陽公柳州柳子之所隱處而宋
名臣張戢之所分符而治者也下車之初見其草木蔚
秀泉深土厚其君子好讀書而知禮義其小人力稼穡
而崇儉樸竊以爲聖王之教化昔賢之模範猶有存者
已而取邑乘閱之考辨源流詳察風景凡所紀載靡不
細心講究殊令人有紹前哲埃來者之想惜舊志修於

壬子已歷三十餘年其間政務之興廢賦役之繁簡以
及日星陵谷不無變更節孝貞廉未及紀錄其人其事
尚有待於纂集者實多擬欲重加修訂彙成一邑全書
俾觀風者有所採擇柰公務匆匆有志未逮然終不能
忘也丁亥秋適郡使者徵取邑乘以備合郡版圖乃不
禁躍然曰余數年之志願可自今舉行矣遂集邑之縉
紳學士而議所以纂修之博採遺書廣詢故老增所可
增詳所宜詳綜前後以核故實備極苦心至於忠臣孝
子高人逸士烈女節婦尤關風化日與諸君子矢公矢
慎細加搜羅詳爲考訂無實績者卽在素封而不爲褒

揚有卓行者雖居微賤而不致湮沒惟期可信於今可傳於後余固不敢稍參臆見卽諸君子亦皆樂與人善不我遐棄而卒能相與以有成焉旣脫藁召工鏤板諸君子復爲余言例有敘以弁其首然余果何以敘哉竊聞志者記也記星野可以定疆域記山川可以觀形勝記沿革可以考古今記風俗可以知習尚記里社可以辨桑麻記學校可以驗文風記樓臺可以覘景物記橋梁可以別道途記古蹟可以較得失記物產可以察盈絀記祠祀可以起人崇報之心記武備可以惕人防衛之意記戶口可以見丁男之多寡記田賦可以審地力之肥澆記官師可以識政教之污隆記人物可以作將來之懲勸記藝文可以覽百里之訐謏碩畫志之烏可已也今者類以局分卷以目定嚴而不刻簡而能該令觀者開帙瞭然如指諸掌庶幾是書之足以不朽而余志亦藉以少慰矣乎尚望後之有心世道者久則續之缺則補之使一方文獻繩繩相繼而宰是土居是土者或有所折衷而則倣也夫是爲序康熙四十七年季春

其亦泯泯是而明辨也夫是為孔聖四十年春
 越明辨之勢一丈文煇縣縣縣縣而率長士母長士
 志亦謙以少煇矣乎尚望之許心甘散香八即賢之
 購香開神烈然破計精掌熱炎長書之足以不殊而余
 且也今香醴以風衣卷以日衣風而不修辭而語語今
 來之悲憫所藝文所以贊百里之精藹而畫志之為何
 之張其官相何以精如煇之欲劉晴人何以神

解州全志卷之十五 夏縣

藝文

御製 司馬溫公贊 樂善堂全集

仁英繼統韓富當朝諧孝兩宮伊韓之勞爰有溫公維
 持左右直斥守忠議禮匡救熙寧元豐新法聿行惟公
 上言辨之甚明宣仁臨朝自外召之爰立作相心乎好
 之維士與民萬口如一僉曰休哉相我君實既遇其時
 亦伸其志有猷有為補偏救弊惟公一生悉本於誠言
 可對人達於生平德化遐宣膏澤普沐於何見之社祭
 尸祝

其德人感然也平訟外設宜齊對善水外可與之相
 亦其志百端百端而論其德則公一主悉本於端言
 之歸士與刃萬口收一食口亦始休為吾實謂其却
 上言德之其則宜二則博自水各之受立於休心平
 其亦本而孔安忠勤勤國效烈寧示豐碑其車行則公
 二其歸其德高富博德若河宮外轉之德受百盛公
 其行思盛公贊 樂善堂全集
 藝文
 解州全志卷之十五 夏縣

司馬温公像贊

宋 朱 熹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司馬温公像贊

明 方孝孺

儒者之澤大行於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未可為萬鍾不受時逢多艱為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修政化甚速誠於為善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解州全志卷之十五
送劉四赴夏縣
唐李頎
九霄特立紅鸞姿萬仞孤生玉樹枝
劉侯致身能若此天骨自然多歎美
聲名播揚二十年足下長途幾千里
舉世皆親丞相閣我心獨愛伊川水
脫畧勢利猶埃塵嘯傲時人而已矣
新時數歲卽文雄上書昔召蓬萊宮
明主拜官麒麟閣光車駿馬看玉童
高人往來廬山遠隱士往來張長公
扶南甘蔗甜如蜜雜以荔枝龍州橘
赤縣繁詞滿劇曹白雲孤峰暉永日
朝持手板望飛鳥暮誦楞伽對空室
一朝出宰汾河間明府下車人吏閑
端坐訟庭更無事開門咫尺巫咸山
男耕女織蒙惠化

送劉四赴夏縣

唐李頎

九霄特立紅鸞姿萬仞孤生玉樹枝
劉侯致身能若此天骨自然多歎美
聲名播揚二十年足下長途幾千里
舉世皆親丞相閣我心獨愛伊川水
脫畧勢利猶埃塵嘯傲時人而已矣
新時數歲卽文雄上書昔召蓬萊宮
明主拜官麒麟閣光車駿馬看玉童
高人往來廬山遠隱士往來張長公
扶南甘蔗甜如蜜雜以荔枝龍州橘
赤縣繁詞滿劇曹白雲孤峰暉永日
朝持手板望飛鳥暮誦楞伽對空室
一朝出宰汾河間明府下車人吏閑
端坐訟庭更無事開門咫尺巫咸山
男耕女織蒙惠化

解州全志 卷之五 三
麥熟雉鳴長秋稼明年九府議功時五辟三徵當在茲
聞道桐鄉有遺老邑中還欲置生祠

送趙真長歸夏縣舊山依陽徵君讀書

盧綸

臨杯忽泣然非是惡離弦塵陌望松雪我衰君少年幽
僧曝山果寒鹿守冰泉感物如有待况依回也賢

送張少府赴夏縣

李端

雖爲州縣職還欲抱琴過樹古聞風早山枯見雪多鷄
聲連絳市馬色傍黃河太守新 郡還逢五袴歌

詠懷

宋司馬光

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
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
太平觸處農桑滿羸取閭閻鶴髮翁

自題寫真

前人

黃面霜鬚細瘦身從來未識漫相親居然不肯市朝住
骨相天生林野人

辭墳

嘉祐元年通判并州因公事至絳私歸
拜墳不敢至夏縣而去於今十年矣

前人

十年一展墓旬浹復東旋豈負襁褓愛橫遭章綬纏更
來知幾日遺恨恐終天慟哭出松徑悲風爲颯然

皇祐二年謁告歸鄉里至治平二年方得再來愴然感之詩以紀事

前人

十六載重歸順塗歌式微青松敞廬在白首故人稀外
飾服章改流光顏貌非巫咸舊山色相見尚依依

司馬君實獨樂園

蘇軾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
香襲杖履竹色侵盞竿樽酒樂餘春碁局消長夏洛陽
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臥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
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
事四海望陶冶兒童頌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

造物不我舍名聲逐我輩此病天所頽撫掌笑先生年
來效喑啞

按温公獨樂園在洛下而舊志載在縣西三十里坡
底村何也考名臣錄温公居洛兄旦居夏縣皆有園
池勝概或卽司馬氏之別墅也蘇詩係洛下獨樂園
山西通志載之附錄以誌景仰可耳

司馬温公輓詩二首

文彦博

莫逆論交司馬文君心知我我知君同謀同道殊無間
一死一生今歲分八十衰翁如槁木一千餘日是殘曛
前途若有相逢處尚有英靈解世紛

解州全志 卷之五 五
留滯周南十五年成書奏牘過三千東山方起爲霖雨
大厦俄傾嘆逝川密有忠言如藥石別加優禮賜貂蟬
兩宮痛惜皆臨奠祇爲夔臯志未宣

輓司馬文正公二絕

前之人

昔有鄉賢陽道州亦聞此近有松楸新阡便合開三徑
同氣相求好並游

傅巖舊跡今猶在兼與安平祖廟鄰賢相裔孫還卜宅
先疇吉土是歸真

輓司馬溫公三首

黃庭堅

元祐開皇極功歸用老成惟深萬物表頓令四時行日

者傾三接天平奠兩楹堂堂寧復有埋玉慟佳城

獻納無虛日居然迹已陳清班區玉石寶歷順星辰更

化思鳴鴟遺書似獲麟易名無異論今代兩三人

毀譽蓋棺了於今名實尊哀榮有王命終始著民言蟬

冕三公府深衣獨樂園平生兩無累憂國愛元元

丞相溫公輓詞三首

陳師道

恭默思良弼詩書正百工事多違謝傳天遽奪楊公一

代風流盡三師禮樂崇若無天下議惡美併成空

百姓歸周老三年待魯儒世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玉

几雖來晚明堂訖後圖心知愛諸葛終不羨曹蜍

少學真成已中年記著書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得志寧論晚成功不願餘一為天下慟不敢愛吾廬

寒食上塚至瀾洄庄追思祖烈感而為詩

司馬康公

祖學當年向此勤子孫今日繼清芬賢能自過高陽里尊寵無慚萬石君花滿一川紅葢亂渠環千頃翠波分

高門駟馬流餘慶當見吾家世有聞

此詩刻石在今所傳獨樂園內即當時瀾洄

庄也

沙市監鎮司馬公

夢求

劉麟瑞

荆水滔滔百尺渾邇來淺縮漫潺湲木城聯岸風輪吼

沙磧屯雲火炬燔效死小臣懷綠綬偷生大閫媿朱轡

下官名姓君知否涑水先生七世孫

夏縣道中

王惲

溼雲壓樹際岡平溽暑還因小雨增官吏困人如縛虎秋風吹野夢翻鷹趨時未必儒冠誤並隱端為野鶴憎遙憶筠溪亭下水萬竿蒼雪照吟燈

禹廟詩 有引

歸 暘

至正庚子暘辟地至縣縣夏都也舊隸安邑後為縣猶以夏為名故縣有大禹廟在城西邱上陽思今天下耕以食織以衣棟宇以息冠裳以游者微

夏先王則爲魚久矣四海當通祀矧專其故都哉
賜將往百拜廟下以病不果謹爲詩俟題廟壁縣
人劉大有來請刻石遂書以遺之

茫茫天壤間何處無禹迹維南瞻衡山有北見碣石東
方渤澥西流沙四載所經今歷歷昔者下巢上窟昏墊
勞人如蛭蟻山如蠓齊烟不復分九點安有草木能天
喬八年獨與鬼神語萬里乃見魚龍逃青揚充雍辨區
域漆絲締紵隨菁茅黃河東流流入海九鼎不傳皇極
在先王故國古河東巋然尚有神明宮四海魚頭萬赤
子孫孫子子如斯螽豈無一瓣香再拜生成功矧當昔
年三過處物不疵癘田年豐翩翩河漢覆飛龍前驅蜚
廉後豐隆男歌女舞來無窮豈不聞漢家千秋萬載隆
準公魂魄猶然思沛中

懷司馬溫公

前人

瑤臺何巍巍涑水亦瀾瀾我公獨何之空堂遺劍履念
昔熙寧初事事稽周禮新法紛如毛舊基寢以圯公時
居洛師容與花竹裏朝被高阜雲夕釣伊川水宣仁始
臨朝翻然爲時起惓惓撫瘡痍汲汲除莠稂坐令憔悴
民復見雍熙理胡爲厭氛濁溘然騎箕尾忠清與粹德
令聞傳不已嗟予生已晚高山夙仰止稽首遺像前酌

泉薦芳芷

題司馬溫公墓

前人

宋家元祐幾百年白日已墮吳山前當時中國相司馬
至今猶有兒童傳蒼生苦被青苗誤杜鵑飛向江南去
蝸蝓百鳥噤無聲阿閣新栽鳳凰樹山河不動風雨時
神孫大母俱無爲熙寧一變如慶歷滿眼元氣春淋漓
粉旄低昂歸涑水老鴟却化千年鬼東京王氣冷如冰
五國降人作芟子

謁司馬溫公祠

王思誠

丞相祠鄰孔廟垣高墳老樹涑河干諸儒傳授淵源遠

二聖遭逢禮數寬到處蒼生思久相每聞強虜問平安
想當歸葬鄉閭日巷哭途哀涕淚瀾

礎寺晚鐘

明趙九經

豐鐘那致此初夜動禪林斷續穿深閣悠揚下遠岑鳥
翻霜月影僧悟海潮音宿我和雲臥聞之警此心

秦樓夕照

前人

十二闌干麗斜陽一半留窓邀山影入簾蕩水光浮鴉
背金明座林梢錦映舟幾回瞻魏闕慷慨獨登樓

巫谷晚晴

前人

晚霽巫咸谷奇觀眼界寬烟消天露碧霞落嶺塗丹茂

樹邀歸鳥微曛赴短闌王維誰喚起寫入畫圖看
條山積雪
前人

一夜瓊花幻條山失舊痕同天迷月魄無地弔梅魂掛
樹銀龍偃依巖玉虎蹲前村添酒價高臥掩袁門

栢塔秋風

王翰

一塔崔巍駕碧空森森翠栢起秋風雲深寶殿無人到
咫尺仙居未許通

禹城朝雨

前人

一天疎雨亂山低誰喚扁舟過小溪是處鏘鏘響瓊玉
飛來只在禹城西

礎寺晚鐘

前人

梵宇峯頭鎖暮烟寒鐘初動月娟娟衲僧講罷歸來晚
一百八聲霜滿天

秦樓夕照

前人

樓閣參差倚翠微蹇驢駝醉抱琴歸清高自得林泉趣
千朵芙蓉照夕暉

巫谷晚晴

前人

積雨初收巫谷春蹇驢何處去尋真白雲東望瑤臺近
千樹碧桃和露新

條山積雪

前人

踏遍溪橋不見梅高吟天地靜無埃舉鞭可是瑤臺路
自怪曾騎白鳳來

涑水橫橋

前人

涑水西風曉雨收馬蹄蹀躞過溪頭扁舟誰唱江南曲
雁落平沙烟水秋

司馬斷碑

前人

事業堂堂三代前可憐碑石幾多傳眉山手墨已無半
哲廟宸書僅得全荒塚雨餘生直棘杏園春晚少啼鵲
江南君到逢司馬為問渠孫若個賢

時送友歸

清明登瑤臺

前人

百尺仙臺與客遊和風吹面正輕柔誰家修竹偏臨水
何處垂楊不映樓緩步偶逢佳處歇放懷莫厭醉時謳
君看巫谷橋中水不斷年光日夜流

秦樓

前人

蕭蕭棟宇自明昌城郭人民半杳茫簾捲太行秋氣壯
窗搖汾水素波光目窮白鳥天邊樹詩落青山雲外莊
於此登臨送君去闌于留我倚斜陽

重遊栢塔有感

前人

曾伴衰翁宿上房海榴樹下掛詩囊白雲隔洞迷鷄犬
翠竹摧稍失鳳凰

人呼山為鳳凰嶺

靈籟聲回驚殿鐸雨花香

滿散禪床遠公化去誰同話月落空庭塔影長

巫咸河橋

前人

陵谷誰知幾變遷市橋猶號古商賢紅塵閑看送車馬
綠水靜聞流管絃萬古山川能尚質一時桃柳自爭妍
王家平父君當勉莫作臨岐一愴然

葡萄酒

前人

揉碎含霜黑水晶春波灑灑煖霞生甘漿細挹紅泉溜
淺抹輕浮絳雪明金剪玉鈎新製法紫駝銀甕舊豪名
客愁萬斛可消遣一斗梁州換未平

過陽城祠

前人

荆棘叢深隱廟陝半庭殘甍草芊芊餘生本擬成孤憤
直諫雖伸已五年嶺徼風煙驚鵬鳥條山花木怨啼鶻
當初只合終嘉遯謾費昌黎論一篇

奉朝命訪張三丰過瑤臺留題道院

胡澹

來來特地訪仙翁雲水何方去不逢古殿日長秋氣爽
庭梧落盡夜來風

過鳴條岡

王礪

迤邐南來百里長迢迢古路夾重岡火燒兀兀原頭草
雨灑青青陌上桑司馬墓前多古柏禹王祠下盡長楊

湯征桀戰無尋處徒使行人幾感傷

瑤臺夜月

姜洪

烟銷綠野秋光碧露滴瑤臺夜氣清月到天心無片翳
人間萬象自分明

秦樓夕照

前人

烟光近市晴嵐碧山影入樓空翠寒倚遍斜陽天欲暮
海風吹月上闌干

涼水橫橋

前人

橋橫碧澗暮沙淺霜落寒潭秋水深明月自來風欲靜
一泓清鑑照人心

春日登栢塔山見老栢一株亭然盤鬱四山萬栢

環拱而立僧曰此栢母也遂識以詩

鍾恕

栢塔春風撲面吹登臨初識萬年枝雲枯老幹天根迥
日下香梢晝影遲遍種兒孫分翡翠飽嘗霜雪鬪離奇
摩空獨與星辰伴清蔭千番產紫芝

清明登溫公墓

前人

刮地陰風起白楊太師高塚洗滄浪一抔土護千年骨
萬載天知九曲腸清瘦中條存故像芳名涼水抱餘香
登臨寒食空回首獨樂園前草樹荒

禹城懷古

馬珂

匹馬冲寒過禹城荒蹊薄暮草初萌
經行海角歸功地馳想天涯治水情
風感廢溝波影動雨摧故堞板痕平
荆榛滿目傷今昔悵望青臺感慨生

謁禹廟

陳鳳梧

指點鳴條此舊岡平原古暮自蒼蒼
九千里外河山遠四百年餘統緒長
尚有夏書貽典則不須杞籍證文章
興亡今古皆常事獨立荒城送夕陽

謁商相祠

前人

巫咸頂上宿秋雲匹馬東來拜古墳
父子相傳真一脉君臣際會有殊勲
千年香火應同祀五尺豐碑尚斷文
自讀周書增仰止愧無功業繼前聞

謁司馬公墳祠作

前人

重垣松栢拱墳祠石虎莓苔認宋時
盛德尚傳司馬里忠清再勒子瞻碑
雲仍已盡猶香火昭穆相承是本支
今日遠來瞻掃地高山流水得吾師

題玉溪洞

陳棐

雲散月明松影靜此時誰抱玉溪琴
焚香一卷先天易萬慮都忘只道心

登大禹廟文命閣

胡來貢

百畝靈泉開水檻千年賢令起高樓雲連雉堞孤帆靜
波動魚龍晚氣收文命久知敷大禹絃歌真見誦言游
何將夏邑池邊澤化作商霖遍九州

前題

王喬衡

城上高牙臨水曲花前長嘯倚雲樓晴分色界千巖壯
地接蓬瀛萬籟收禹服只今增氣象汾關自古重登遊
已知結構多才俊綿力深慚守一州

禹廟

李維彥

弗子夫何棘懷襄是已憂胼胝甘盡瘁墊溺忍同流貢
賦咸三壤山川別九州行其所無事神知匪人謀

司馬溫公故里

林苑

走卒及兒童無不知司馬勲名赫然垂早已被朝野洛
社會耆英致政亦斌雅故里久寂寥誰爲繼起者俯仰
數百年感懷心獨寫

秋夜過中秦里

孫養默

小小肩輿過禹城迢遙曲徑幾經行石橋雲護孤村色
野寺鐘傳半夜聲過客百年經逆旅牽人五斗笑浮名
寒煙正苦籠雙鬢蟋蟀還令感慨生

過禹王城

前人

向夕蒼郊露氣清
清河橋渺渺斷人行
薄衣涼透風初爽

遠浦煙收月正明病起輪蹄憐暮景夢回砧杵動秋聲
萍踪宦海空陳迹腸斷嵎山恨晚征

自路村抵夏縣途中遇雨

顧雲崖

獨坐肩輿信所之逼人清景易成詩四山嵐氣雲生處
滿樹風聲雨到時地渴每逢田老問路遙只恐僕夫飢
先憂後樂男兒事千古希文敢自期

遊瑤臺觀

司馬埰

瑤臺兀立禹城東綠柳陰陰一徑通門枕碧流連太液
窗涵青嶂接崆峒良宵詩思松梢月清晝棋聲竹外風
半點紅塵飛不到個中真樂許誰同

開礦嘆

裴守

東山礦務幾時休老拙看來尚百憂洞口哀哀收白骨
街頭粲粲醉紅樓但知寶藏興山利不慮烽烟起塞愁
欲奏一章無路達可爲痛哭淚雙流

謁禹廟

馬巒

雉堞烟消朝市空青臺依舊峙遺宮一中授受承虞統
萬載山河憶禹功於越荒陵雲樹隔朝元古觀蘚苔叢
夏后氏陵寢在邑池丹青剝落簷楹圯嘆息誰將正祀
下王村建朝元觀

崇

謁巫相父子墓

前人

解州全志 卷之十五
中商碩輔此佳城猶有光貽草木榮斷碣荆榛樵牧地
斜陽祠宇古今情兩賢風遠周書證百世山留巫谷名
更有何人能紹業鳴條西望涑河清

重陽後一日謁司馬墳祠

前人

不到墳祠四十年重來觸景倍思前顏垣誰護忠清刻
鉅石重鐫粹德篇東坡親書公隧碑金尹王廷直以朱龕嵌于祠壁今但顏垣而已嘉靖初侍御碧溪朱公重選元祐治功光史冊子瞻文翰播人
間淒風苦雨從今古惇卞奸名不與湔

春日遊瑤臺山

前人

郊垆入望渺無涯地絕塵囂寂不譁羅帶遠拖流水細
畫屏環列碧山斜撲叢粉蝶兼黃蝶隔岸梨花雜杏花
春色撩人揀盡醉東林月上未還家

凌空仙嶠絕紅塵况值東風萬象新花柳陰陰時聽鳥
烟霞寂寂不逢人禹王宮殿斜陽外商相祠堂野水濱
最是浮生俱一夢碧桃開遍洞中春

小憇清正菴

前人

迺蠻祠廢蒼山舊清正菴閑白日斜雨蘚剥餘猶有篆
海榴謝後更無花飽行細讀元賢刻暑渴欣賞羽士茶
好古幾人同我僻不辭歸騎逐昏鴉

貞姬趙四女

前人

仰貞二十五經春詎意今朝識古人陳婦孝姑猶合卷
竇娥投壑遽成仁從容苦節猶難守艱楚孀居肯怨貧
垂老門閭宜表樹一章何日達楓宸

神禹遺都孝婦鄉地靈再見產人祥霜同清操冰爲骨
石擬貞心鐵作腸未覩夫顏甘守志常蟠髻髻肯梳粧
聞風不獨河間沮金紫還應愧孔光

中條行

錢謙益

君不見中條山陽城昔日曾閉關白衣徵起作諫議脫
屣就職無慚顏月俸計口送酒媪諫紙疊置空箱間歌
呼痛飲夜達旦醉臥客懷不聽還貞元奸佞不可當白

麻旦夕宣朝堂忠臣延頸待誅戮宰相惛伏眠如羊中
條山人起伏閣延英門上飛風霜諫官叫天爭喧逐金
吾萬歲聲如雷延齡不相陸贄免奮臂坐使唐天回乃
知酩酊不言有深意務欲撥棄細碎爭崔嵬我過中條
山念君如宿昔君名長比條山雲君心尚似條山石一
代相知李鄴侯千年涕淚避賢驛思君不見可奈何醉
君一觥歌主客君不見長安碁局日紛紛著眼爭如局
外人若無衡嶽爐邊客誰向中條訪隱淪

涑水橫橋

國朝 王恭先

三月桃花涑水平綠楊堤外一橋橫玉欄晝鎖龜鼉睡

金鏡夜開蟾兔明不見車書通萬里也看來往老浮生
如今莫問題詩手石柱年來半已傾

謁司馬溫公祠

祠列數像
外存遺塚

楊愈節

百代名祠檜栢林若堂封在鬱森森友恭伯仲圖形座
俎豆春秋陟降臨當代鹽梅伊呂業編年金鑑孔顏心
棖題遙帶河山拱奕葉猶傳祖德深
登堂起敬拜如羅碑斷文殘自洗磨祇爲中情深嚮往
遂輕百里遠經過天空日白廊陰轉雲散霞紅杉影多
宋社已墟元老沒無邊霜露起吟哦

巫公父子墓

江闔

賓服遠隨重譯至肯教商道頓蕭條朝中保乂無賢相
河患祥桑幾日消

柳子厚故里

涇渭雖分濁與清無兄盜嫂恨難明最憐不得同庸丐
邱墓關心老此生

謁溫國神道碑恭賦

司馬灝文

何物馱來秦華石不是鼯鼠能辟易波翻海底軒天門
洛中神龜無足迹曾抱九疇呈卦圖復到禹都凌腰脊
身高於地徑丈餘首尾相懸數十尺觀者莫不驚雄威
力超獅象通靈魄原爲宣仁聖母來相公遺愛鎮幽宅

一朝惇卞謀羣奸碑碎烟荒隧道圻鬼神夜哭天爲昏
顛倒是非毀旦甗此龜騰奔訴玉皇口露剛牙如銀白
欲嚼佞臣斷頭顱上帝秉公當顯赫帝謂天理有循環
汝且廻旋毋遽迫我以杏樹覆汝身春花夏實不敢摘
大靈稽首躡雲歸穩臥杏根鋪錦席一夢渾沌數百年
桃源不知魏晉客忽來旌節繡衣郎高安朱公方指畫
呼龜龜始抖精神尋碑碑尚留舊額忠親粹德御篆尊
另伐巨珉豎阡陌崔嵬直上千青霄猶見蘇公文章伯
顏筋柳骨摹寫工長在鳴條鴻濛關前有瑤臺後稷山
擁護高塚如拱璧巡轍之後今許侯重整碑樓何奕奕

規模宏敞瞻望崇墓道環牆無纖隙此邦典型推先賢

大吏諸君並擔責

運使朱公詒庭分司王公從先皆捐俸修碑樓

我來拜謁煥

然新輸誠紀德追遺澤碑前瀝酒殊低徊但見森翳多
古栢涼水發發漩其南先公垂訓陰德積

征東大將軍墓瞻拜感賦

前人

墓塚高今平蕪墓道寬今一隅赫赫英靈宗典午如何
抔土今昔殊耕鋤私計爲升斗寒食麥飯曾有無石虎
銷殘穿螻蟻翁仲剝落等侏儒千年而下憑吊少荒塚
豈莫論賢愚東西阡陌恣侵削邨農野老嗟於塗云是
征東大將軍後魏之時葬斯區殘碑斷碣雖靡攷血脉

相傳切於膚黍稷離離幾難識故壘六七如覆孟鳴條
之崗文正右但知祖文正不知祖有祖文正之心未懽
愉備員於晉歲有七此墓不修實余幸今來瞻拜聊輸
悃頓覺悽愴聲悲乎猶有老栢霜皮如古篆擄之伐之
皆漸枯頂杪一枝獨青翠幽宮有神終不徂栢樹不死
人心死忍令墓木淪樵蘇問誰甘作窮奇類宗老環視
長嘆吁

長堤烟景

李遵唐

兩堤屹立畫圖新柳暗桃紅底事真翹首眉公風景地
千秋猶自樂陽春

蓮池碧照

斜依危閣俯新蓮翠色田田帶斷烟一片暗香那鎖住
東風送到碧筒前

玉溪洞訪温公讀書處三首

呂儲

滿目寒山草獨肥碧峯斜日掛芳輝韻藏幽谷琴書冷
文在蘭編杖履非雲影朝隨蝶共舞嵐光暮逐鳥齊飛
當年風月今無主溪畔徘徊不忍歸

當年別墅已成蹊一片流霞歸玉溪月掛松枝風謾謾
雲穿石徑草萋萋斷崖有路猿空度深谷無人鳥自啼
盛跡於今猶可識寒梅香壓薜蘿低

蕭瑟猶餘林下風
 玉溪懷古仰宗工
 靜修學並乾坤大
 妙悟吟將月露空
 窗外欣看衆草綠
 案頭不染一塵紅
 欲知相業昭青史
 只在寒山誦讀中

謁司馬溫公墓 有序

元范庸

予官之五日拜司馬溫國文正公墓顧瞻良久而有是詩實至元改元閏十二月既望也

蒼蒼中條山悠悠凍河水
 哲人生其間而有司馬氏
 山水秀且明桑梓故鄉里
 宋朝入相時天下聞之喜
 通鑑一編書名分盡乎理
 天地來是非以禮為綱紀
 大哉君臣道逆順合條理
 遂令千載下警懼良有以
 禹都鳴條岡邱墳峙高壘
 大儒世臣家何處孫與子
 我時來拜瞻翁仲沒荆杞
 考古詢寺僧懷賢心未已
 黨人仆其碑今日果誰恥
 杏花蔭龜趺異時入青史
 細讀東坡銘文章

剩袞美廻首北風來商聲振林起

題司馬溫公畫像

郝經

後來三代漢唐宋太師溫公絕世無汲黯魏徵與宋璟
馬遷劉向及仲舒問學德度兼名節純粹骨鯁一大儒
麒麟鳳凰代希有布帛菽粟民所須無心求世篤修心
正襟危坐三省吾以道事君入官聯循分守信不敢踰
進言格非理必盡渾厚質直辭無渝制禮作樂如成康
漸仁摩義期唐虞不幸熙豐方有爲祖宗良法盡剷除
磊磊顯諫章十上不用不可一日居勇退不補樞密班
□□洛下甘著書論列治亂尤愛君心存魏闕身江湖

鈎深致遠推象數更擬大元作潛虛窮神知化德亦盛
不忍赤子共焦枯一僮一馬哭裕陵萬民遮擁牽衣裾
有田不敢種青苗司馬相公來活予兩宮下詔登一相
旱災潑雨天下蘇東丹驚喜西夏服中朝突兀尊皇輿
誰知孔明食遽少以死勤事皆駭吁革弊治蠱雖未竟
已定鼎命開規模建炎國脉實在此紹聖姦黨徒厚誣
高風奕奕今共仰遺像尙可懲姦諛槁木寧有食肉相
隱隱但是金粟膚布衾自可覆蒼生貂蟬不稱山澤臞
泫然想見公薨時鬻衣致奠哭過車不獨此本在人間
一日四海皆畫圖更不負公有子瞻兩碑萬字堆瓊琚

刻石署公為首惡小人私計空區區

志然財貝公費如雲太姓莫哭殿車不殿此本出入間

高風奕奕今共仰敬翁尚何卷卷如木寧食肉

古室鼎命開賦對數災國視實五九深望

新賦其即食數少以天德事昔德和革機台盤

旱災慈雨天不慈東民歡喜西夏服中隨矣

育田不殖蘇青苗后無休公來部于兩宮不結

不忍衣于共無部一動一風哭谷

四采遊鼓其寒燠夏秋大天

不

不

解州全志卷之十六 夏縣

雜志

通典安邑夏禹所都後魏神麌元年別置安邑城在禹

都舊城之西四十里分安邑東地立夏縣因夏禹都

名路史言陝之夏縣周成王封夏公在此本侯爵恐

未可信 通志

唐元和郡國志夏縣屬絳州乾元改屬陝州按文中子

夏城注隋亦屬絳州不獨唐也其說互異 通志

陽城篤志好學居中條山遠近慕其行來學者接迹閭

里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有盜其樹者城遇之退自匿

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路城怪而與弟
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
責焉其性度如此 通志

揮塵叢談陽城服用客稱其佳輒授之有陳長者候城
得月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焉又酒譜載城為諫
議大夫每俸入度其經用之餘盡付酒家 通志

都兒諫議大夫陽城奴也化城德方介自約或哀其餒
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楮乃受 通志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師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
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

乎卜者曰無苦但憂遠宦耳夫生則柳樹死則柳木
木者牧也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續前定錄

柳子厚貞符晉問雖摸寫前人體裁然自出新意可謂
文矣 宋景文筆記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
之而溫麗清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
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
淡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
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 東坡詩話

柳宗元曰河東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其間有大

河條山氣蓋關左吾固翹翹褰裳奮懷舊都

通志

羅玉峯為瑤臺觀開山師世傳其得道為立祠有碑記

舊志

張果隱中條山縣治三十里北晉村後有洞溪水遶流

洞前禾草不凋相傳為果隱處

舊志

通志唐薛萬徹宅在夏縣南二十五里勲重村今廢門

獅二乘石一尚存按綱目徹燉煌人唐行軍總管屢

有重勲故村以此得名土人掘得碣石鐫巴陵公孫

薛貞筠上柱國丞知左都騎上柱國德獎德滿騎都

尉德貞左驍騎尉元簡上騎都尉元封元亨元裕元

景元高皆其苗裔也墓在大張村廟在峨眉嶺邑舊

志以為今俱無考惟薛嵩墓在大張村通志作薛萬

徹墓蓋傳聞之誤又介孝璿夏縣志唐僕射薛高墓

在縣西四十里尚書右僕射昭儀節度使平陽郡王

贈太保薛公之墓有神道碑乃尚書禮部郎中程浩

所撰按碑太保名高萬泉人忠勇有謀建大功於唐

與其祖大將軍仁貴考太傅楚玉並葬於此據此文

薛高非薛嵩矣候考

司馬池乃文正公之父仁廟時作待制亦善作小詩云

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

解州志 卷之六
處畫成應是一生愁

侯鯖錄

温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多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餘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上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卽拈簽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饌講一杯一飯一麵一肉一菜而已温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根真飯土簋啜土鉶也公享之如大牢旣畢復前啟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畧說公卽取紙筆書

庶人章講之旣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讀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懶真子錄

周益公云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温公聞新事卽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

通志

司馬温公人傳所製樂府詞有西江月流傳最久今又得一解名錦堂春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烟霞蝶上不知春去漫遶幽

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蘋
無價歎飄零官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
嗟席上青衫濕透算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
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東臯雜錄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士疊足聚觀卽以相公
目之馬至於不能行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
窺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願識司馬相公之
風采耳一時得入之心如此

明道雜志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

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通志

司馬溫公云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雖造
次間語亦在於直諒之益而退便僻之損也

通志

劉器之爲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爲館職謂器之曰足
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
也某閑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
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通志

司馬君實新第初遷入一日步行見墻外暗埋竹簽數
十問之曰以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
人也豈可以此爲防命亟去之

道山清話

宋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司馬溫公誣謗先帝盡廢其

法章惇蔡卞請發塚斲棺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卞等退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意與卿同乃不從止令奪贈謚卞所立忠清粹德神道碑仆碑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於碑下而死

平陽府志

溫公洛社耆英會圖原卷猶藏後裔家別有石刻陷祠壁雍正八年會稽嫡孫司馬灝文由翰林出守沁州解組後至夏展拜祠墓燕集宗人著何遠錄記祠墓碑蹟卷軸甚詳稱其家藏猶有公誥勅云

蓋屋趙瞻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績以自監

舊志

毛道真元至正間修煉瑤臺山下後卒其徒肖像祀之後數年自河南募緣覓小車數輛載之抵邑渡河濕隻履托以具炊先行及挽車人至詢之則死已久矣一觀大驚視祠像隻履尚濕

舊志

朔攀頭如意里朔德遠祖居邑北五十里高德大溝上有木橋後出遊方外至明正德間有攀頭道人至橋自稱姓朔指宅墓故趾且言某處確曰胡不見鄉人掘地三尺許得之居數月傭耕張鸞家後倏不見

舊志

縣東百里温峪里温泉山有礦洞嘉靖中一道士寓居於此識其爲銀礦私煉自給後漸聞於人鄰壤羣不逞率競取而河南盧氏諸縣礦徒因來劫取殺人嘉靖四十一年巡鹽御史竹厓王公聞於朝隨移檄河東守巡防守僉派大漢民兵藥箭手以禦之芻餉取辦於邑人征徭頓加三千餘兩爲一邑鉅害歲甲子又命平陽府同知暘谷李公駐節於夏以鎮靖之萬曆十四年夏因歲荒河南亡命角腦尚登等張旗號糾衆二千餘人越渡黃河盜砂知縣員惟蓁申達當道調撥官兵迎戰被賊縛去指揮李材并殺傷軍人

王三等數十餘人主簿王寵挺身向前宣諭朝廷法度陳以利害礦賊驚服扶送李材還營當道復調指揮李世廕等率兵驅逐始解散後每冬三月添設平陽衛軍兵八百名布黃河各渡口并礦山防護歲以爲常萬曆二十五年爲三殿大工差宦官張忠駐夏採礦至三十三年砂盡停止忠封洞去留兵守護後以軍兵騷擾知縣胡柟申達撒回以省祭官統藥箭手代之至我

國朝康熙四十六年復有奸人高華等請復開礦之說旋以欺罔治罪而夏民乃安堵矣

舊志

明嘉靖辛酉春太學生馬巒於姻家得一石刻高三尺許上刻一翁幅巾深衣攜竹杖後隨一鶴上刻近體一章云常愛香山居士真老來裝束漸相親皂絲絛軟從垂地白紵衣輕不點塵簡直最便麋鹿性短長偏稱馬牛身何時綠野青山下杖履逍遙學隱淪又七言一絕云方寸元機曉思清出門孤鶴自隨行瘦筇野服疎林下誰道丹青畫得成末題寥天一居士白雲翁杜陵王漢卿又細書杜陵先生寫真讚下題門人劉廷堅撰惜文剝落不全竟不知爲何代人壬戌孟夏巒偶謁文正公新祠時方哀集古今遺刻觀

一小石紀典修公字工績後刊崇寧三年四月十二

日杜陵王評漢卿題始知其爲宋人當徽宗時來宰夏觀其爲人志行冲逸必有治績惜世遠無稽矣

舊志

如意里戒定寺古栢一株其身五圍根盤處八圍上有九枝俱似龍形中空處生一槐大兩圍枝屈曲如蛇盤旋於栢枝九龍之上亦一奇物也

舊志

張振偉儀容官叅政嘗在都下會宴禮部異其儀容請使壓宴上錫蟒衣以壯威嚴

舊志

夏縣裴章美孝事父母事兄金章如事父爲永清令力行教化有兄弟爭訟者正值申明六諭講孝弟一條

二人垂泣曰我輩獨非人乎以狀投火而去

舊志

馬忱題泰山試心石曰天君純粹本無侵衆欲交攻乃

獸禽若肯常存天理在何勞石上試人心

舊志

明王翰禹甄辨云夏治西去十五里有禹故城城中民聚爲村民掘地得甄方尺餘而中畫十二方方容一字以篆書之其文曰海內勛臣歲豐登穀路無饑人雖累千百不異人傳爲禹所陶者人人爭寶之或至千里易以重貨苟得以爲厚惠將以遺人難事可濟元末多事夏當衝要使臣絡繹至縣則求於縣官縣亦責於民於是上下病焉當時名公巨儒無辯之者

豈非愛異好奇之過也哉予竊爲辯之按字起於蒼頡之鳥跡書也歷至禹亦不能不小變豈容有篆哉篆始於周宣王史籀之所爲今以諸石本考之尤爲明白今遂以篆爲禹時書此不可信者一也詳其文義膚淺又不類謨謀之古雅此不可信者二也難者曰禹臣舜出處必有同於舜者陶甄之事豈非同於陶河濱之事乎曰舜禹聖則同出處貴賤有所不同何則瞽瞍爲匹夫而舜爲之子且不得其親其窮可知耕稼陶漁之事不能不爲也鯀者堯之方伯禹爲之子以父爲方伯子爲陶冶可乎此不可信者三也

禹都安邑是城卽禹都也旣稱都必舜崩而禹卽天子位矣安有爲天子而爲陶冶之事哉此不可信者四也觀其文皆紀德頌功之語海內勛臣之稱以君施於臣可也禹豈可以自稱爲臣而謂有功於海內也哉此不可信者五也又曰稱臣者謂之益也如後世券文誓辭之謂也曰以當時考之舜之相堯禹之相舜未嘗有此豈至禹獨爲之乎乃春秋秦漢之所爲三代豈有是哉是不可信者六也又按史記禹卽位一年而薦益於天後七年禹巡狩而崩則禹在位時益未有所爲也詎可以海內勛臣虛美之乎觀於孟子可知此不可信者七也謂用之於葬瓦棺紙衣未必爲僣斃之侈勒銘藏之乃東漢以後之事今甌散在四野不一處得之竊疑故城與司馬公墓近當時塋公之時必陶於近處用之餘者旣無所措則必瘞之詳其文義字畫頗近似之不然何不見於宋之前而得於宋之後何不聞諸載記而膠於傳聞而不爲禹時也必矣予姑辯之以解後來之惑

禹都安邑是城卽禹都也旣稱都必舜崩而禹卽天子位矣安有爲天子而爲陶冶之事哉此不可信者四也觀其文皆紀德頌功之語海內勛臣之稱以君施於臣可也禹豈可以自稱爲臣而謂有功於海內也哉此不可信者五也又曰稱臣者謂之益也如後世券文誓辭之謂也曰以當時考之舜之相堯禹之相舜未嘗有此豈至禹獨爲之乎乃春秋秦漢之所爲三代豈有是哉是不可信者六也又按史記禹卽位一年而薦益於天後七年禹巡狩而崩則禹在位時益未有所爲也詎可以海內勛臣虛美之乎觀於孟子可知此不可信者七也謂用之於墓瓦棺紙衣未必爲僞璧之侈勒銘藏之乃東漢以後之事今甌散在四野不一處得之竊疑故城與司馬公墓近當時堊公之時必陶於近處用之餘者旣無所措則必瘞之詳其文義字畫頗近似之不然何不見於宋之前而得於宋之後何不聞諸載記而膠於傳聞而不爲禹時也必矣予姑辯之以解後來之惑

夏縣刻志紳士姓名

張 鯨 郭愈博 崔 迪 姜士泰 張泰臨

郭續儀 郭愈厚 張玉瓚 張玉符 樊學信

張名鉉 張 靈 杜凝道 楊景素 衛明都

張其翰 樊亮采 辰謙臨 張世瑄 陰鍾靈

解 均 張泰來 張玉衡 張燮辰 金 鏊

王連科 鄭一甲 鄭友儒 蘇 棠 李錫類

秦 郁 張文紹 衛振生 李 璜 姚 熠

李 贛 李永年 張篤敬 張五仁 張學德

王志學 鄭允升 黃河湛 樊橋楹 樊可臨

...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

郭統乾 馮含章 張佐辰 辰長學 辰秉聰

衛吉祐 衛俊傑 李維清 衛大壯 衛大用

王大威 張金錫 鄭日旦 趙麟 武廷擢

鄭璽 何大有 何書 杜逢時 張熾

張鳴鶴 張世璵 李用幹 馬從義 張若電

席從度 李作極 杜文樸 楊枚 張國印

鄭紹芳 師蓄奇 師型 曹暉 郭立中

賈克寬 張大鶴 盧祥德 王景舜 崔兆鑑

賈亮 毛雲登 周誠照 杜家謨 尉本科

金暮 楊天祿 秦根壽 李質 李鴻陽

解文欽 解有能 陳觀 張世琦 賈錫禧

王五美 李如春 崔芾 崔峩 柳自讓

張我弓 衛俊義 張三畏 楊榮 楊萃

尉燦 裴毓瑞 蘭纘周 張問政 張夢麟

梁有年 李實大 牛俊賢 周永祥 董宏仁

董宏道 郭皇城 宋健成 張和義 李永升

溫恒泰 樊平易 蘇和合 趙順成 杜博濟

吳恒益 王敬濟 新義成 邢永泰 張致和

周通濟 蘇大來 周玉成 尉大成 樊集義

柴乾元 金裕 陰合和 裴會合 仝義交

張人和 馮升恒 金相轉 楊信成 張太和

陳兩益 賈大興 李仁恕 崔兆興 崔同義

李日亨 呂永成 吉永興 王中和 李恒裕

鄭泰裕 張宏濟 張義盛 楊永盛 王義合

雷咸益 樊兆泰 王四美 樊義聚 秦義同

王三益 毛崇義

王正美 李成春 王四美 樊義聚 秦義同

王正美 李成春 王四美 樊義聚 秦義同

王正美 李成春 王四美 樊義聚 秦義同

王正美 李成春 王四美 樊義聚 秦義同

